

5201.53
3600

蕉風

月刊

八七年九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407 September / 1987

*ISSN 0126/6608

*PP 69/12/86

*MS\$1.50

*楊可均其人其畫 *陳慧樺的訪談錄 *介紹當代台灣年輕詩人夏宇

*評《屠殺蝴蝶》、《手抄本》及《散文阿盛》 *評喬晚筠的「蝴蝶結」

*六位詩人的作品 *丁雲的小說「插花」 *多位年輕作者的散文



5201.53

編輯筆記
人物言談
天涯書石
他山之生記
說書評書

意境

讀者・作者・編者
論述
電影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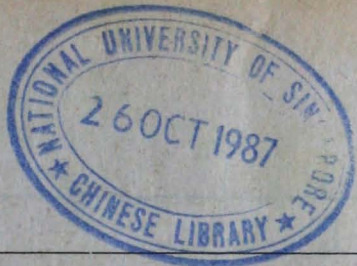
小說
散文

新葉篇

讀藝錄
圖片說明

編後補綴
陳慧樺訪談錄
前緣
當代・台灣年輕詩人・夏宇
雲水閒話
假日
機智、幽默的文字魅力
小小的波希米亞
散文阿盛
真實
心城
死亡
物慾
來函八封
鏡裏鏡外——談喬晚筠的「蝴蝶結」
電檢怨
二葉一花
無題
小事
山，他們俯耳說些甚麼？
戀愛／信仰
與月亮相對
沉默／給時間／情書
插花
換潮
不問別後的日子／記憶
想起雅誌 外兩篇
藍鳥
母親
小花貓／一雙拖鞋
薔薇是伊／窗前
昏暮的繆思
不能了 外四篇
參商遇
窗前／睡蟲
極短篇七則
假期／開學
女子
阿弟
楊可均其人其畫
河畔

編者	01
祖安	02
邁克	08
張錦忠	10
塵僧	12
楊逋	18
張小宋	14
韻兒	16
凌如浪	17
方心	20
祁殷	20
南白	21
張文	21
諸家	22
曹淑娟	24
公羽介	27
公羽介	28
方昂	31
風客	32
謝永就	33
黃廣青	34
艾文	35
楊雪	36
丁雲	38
泉花子	41
朱散君	42
李國七	44
穎盈然	47
唐多加	48
吳緩慕	50
阿細	52
韻航	55
小爾	56
馬俊國	60
方八	61
伊海安	62
李狄雄	62
夏綠蒂	63
木子	63
符致珊	64
楊可均	封面



贈閱

編輯筆記



編後補綴

*編者

訪問陳慧樺先生是一次相當愉快的經驗，雖然這次的訪問是在非常倉促的時間內做下的決定，但「收穫」依然很豐富。至少，通過陳先生的談話，我們有機會釐清了一些模糊的文學觀念。當然，區區一次簡短的訪談，要陳先生深入分析有關的文學觀念，如西方寫實主義的傳統、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希望陳先生在台教學之餘，能為我們寫來這方面的文章，相信，這是許多年輕讀者一致期盼的。

我們原想做一個「我們所知道的中、台、港年輕詩人小輯」，但後來想想恐怕這樣做會很浮泛，於是改為一期介紹一位。本期「他山之石」由張錦忠執筆的「當代·台灣年輕詩人·夏宇」是第一炮。「他山之石」為的當然是要攻錯。

中、台、港詩壇，近年頗有一些新人崛起。中國方面，寫朦朧詩的舒婷、顧城、北島、楊煉

等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但仍然有一些寫得很好的新人，不為人所知；台灣方面，經羅青寫了一篇「後現代狀況出現了」後，一些年輕詩人如林耀德、陳克華、夏宇、林彥、劉克襄，都被指為詩作含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氣息；香港方面，詩創作雖然薄弱一點，但也有一批年輕人在不停努力，如鍾偉明、王良和等便是。

「他山之石」盡可能不定期介紹上述三區一些年輕作者及其作品（除了詩作者外，小說及散文作者也在介紹範圍）當然，可能的話，菲律賓、新加坡的年輕作者也在「網羅」之列。這一欄歡迎大家投稿。

商晚筠的「蝴蝶結」刊於《蕉風》第400期，本期「論述」曹淑娟的「鏡裏鏡外」便是針對「蝴蝶結」處理手法而寫的評論文字。「鏡裏鏡外」原刊於台灣《文訊月刊》第26期，為饒讀者，特轉載於此。

在我國，一直沒有多少人想去關注電檢制度，一般人看電影只單純為了感官上的滿足，至於影片的素質，或觀賞時影片是否完整版本的問題，完全不屑一顧。稍有自覺的人，除了在戲院內唉聲嘆氣及發出「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的疑問之外，實在也無可奈何。

我們到目前為止，只是個「電影輸入國」，電影創作貧乏，電影分級簡直是天方夜譚，但至少，電檢處在對有問題的影片動剪之前，能做到照顧劇情通順、不「謀殺」導演的創作理念（可能嗎？），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公羽介的「電檢怨」，當然是有感而發的。

近來，寫散文的年輕朋友越來越多，也有一些作者對散文的形式與內容提出了質疑，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畢竟，一成不變或沒有根由的改變都不是好現象，死氣沉沉或突然熱鬧一陣的情況，也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572455.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郭雪芬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陳慧樺訪談錄

* 訪問/ 本刊 攝影、整理/ 祖安



陳慧樺簡介：

本名陳鵬翔

一九四二年生於吉打居林

比較文學博士

現任教於台灣師大英語系

著有：《多角城》、《雲想和山茶》（以上詩集）、《板歌》、《文學創作與神思》（以上散文·論文集）、《蒼蠅王》、《奧斯本戲劇選集》（以上翻譯）

編有：《翻譯史》、《翻譯論》、《從比較神話到文學》

那天，我們一早就出發去訪陳慧樺了，原因是陳慧樺夫婦這次回馬的行程既匆促又緊湊，他們從吉打下來吉隆坡逗留一天又趕去馬六甲，然後幾天後就要搭機飛回台灣。爲了爭取更有效的時空，我們共同約定在早上於陳慧樺夫婦下榻的酒店見面。

訪問時由於避免人聲吵雜，早餐後陳慧樺引我們到他們的房間去進行。以下從錄音帶整理出來的文字，便是整個訪問中主要談及的內容。爲避免重複，開始跟結束的談話刪去了一些，只留下中間較完整的，因此如果讀到「剛才曾提到」、「前面說的」之類字眼，請不要以爲是遺漏了¹⁶。

回
家

* 陳慧樺

隆隆、隆隆
火車在

地 平 線 上
滾動

印度人、馬來人、華人在我夢中搖晃
夜色黏著臉頰
耳際
鄉音呼喚

朦朧中
火車驚叫了一聲
我睜開眼張望
窗外
一脈山楞楞地瞪著我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

現代與後現代間的聯繫

□最近台、港都有人在談後現代主義，它到底是怎麼一種觀念？和現代主義的關係又怎樣？提到現代詩，我們不能不這麼承認，中國現代詩是在台灣「發揚光大」起來的，但現在，台灣有人在標榜寫後現代詩，前些時候也有人提出反現代詩，那麼現代詩到底又有沒有完成呢？

■前些時候有兩位西方學者受邀到台灣講後現代主義，他們是哈山（I. Hassan）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他們兩人在後現代主義的看法上，因為採取的方向不同，觀念也有異。

哈山的觀念大體上是採取結構主義，尤其是解構主義（dis-construction）的觀念來看，他認為後現代主義的特色是 dis-continuity 和 disorder；而現代主義則很難說，是錯綜複雜的，如果真要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那可能是一種線索，他採取的完全是解構主義的觀念。

但是詹明信的觀念則與哈山的不同，因為他是從整個社會文化、政治狀況來看。當然這邊我們就發現，他是從音樂、繪畫和建築各方面來看的。在建築上現代許多大都市建立及設計的建築跟以前一般的不太一樣，比如現在的房子大都是仿西方的，但也有一些房子是用 block，用長條的、塊狀的、一大塊一大塊、三

角形也好、長方形也好，這種建築結構的東西，他認為是後現代主義的東西。從建築來講，他發現到處都有後現代主義的跡象。

□關於建築方面，漢寶德寫的一篇文章，裏面提到現代建築的建立主要是為了解決人居住的問題，建築物一般上比較規律化、空間比較狹小；到了後現代的建築，由於中產階級一般上比較有錢了，建築師在建築上就比較注意一些變化……

■那是建築上的 construct，因為那些建築師發現，如果完全根據西方現代的設計，landscape 會非常單調，於是就建築一些高聳的，金字塔型的房子，block 的，一大片一大片。房子是很多面的。這種建築主要是要和單調的現代建築成為對比。當然，這種 variety 也是非常好的。

問題是：現代主義真的那麼單調、那麼有秩序嗎？在文學上，現代主義有相當多的花樣與分門別類，比如達達主義啦、立體主義啦，完全從各種面貌來透視、了解一個狀況，完全是從各種角度來看的，所以現代主義是相當複雜的，不是單面的。

詩裏面就比較難說，你要怎麼樣說它是現代主義或者是後現代主義的東西，是很難說的。有學者說，現代主義是從一八九九年左右開始到一九三九年左右就結束了，哈山他就覺得，現代主義已經過了好久了，早就被人拋

在後邊，談起來就很乏味了。這種分期，在比較文學來講是 periodization，這種分期觀念的提出，主要是為了加以說明事實。我們是不可能將現代主義時期和後現代主義時期那麼截然二分的。現代主義的各種運動的影響還在那邊，它一定是會影響後面的。如果在一九三九年就 cut 斷了，說一九四〇年以後是甚麼那是不能夠的。Clear cut 是不可能的。我們談 discourse，是為論述，才提出分期的觀念。

理論的貧乏和人材外流

□問題是，回頭來看看我們馬來西亞這邊的創作情形，我們完全是缺乏了這些觀念、理論的引介，比如說現代主義，我們也只是從台灣那邊間接的傳來的，我們可能也是半懂不懂而已……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這是牽涉到一個國家的人材多少的問題，因為人材不夠嘛，沒有這麼多人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嘛，理論的研究及觀念的散播的人材不夠。當然這邊的大學生也不少，大學也有好幾間，問題說他們在學校是讀些甚麼？他們對這些有沒有興趣？對藝術觀念、文學理論方面……甚至講得淺顯一點，他們對創作有興趣嗎？照理說，在這種地方應該出現一些傑出的人才對。但華人的大學生少了，相對的有關人材也減少，這樣的話對外國的思想觀念，甚至是對

本土觀念的建立上就非常弱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到國外去了，他們在美國、澳洲、加拿大唸書唸得很好，搞學術搞得很好，到時候他們就不回來了，融合到別的社會裏去了。當然，這是很重要的人材外流的問題。所以沒有人材，沒有鼓勵，那你怎麼有東西出來？所以你只有看人家的嘛，看人家的你的理解當然就有一點隔閡，因為你沒有真正的對各國家觀念的瞭解，沒有 first hand 的 context 和 experience 的深度瞭解的話，去看台灣、香港的，當然就隔了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西方的模擬觀基礎深厚

□本地也有一些年輕人很用心在寫作，不過他們對外來的東西吸收比較慢。就寫詩而言，早期多是讀余光中、楊牧等人的詩作，近期則是羅智成、夏宇、林耀德等人。這種接受文學的方法，和那些詩人在台灣的創作情形是不一樣的，這邊的創作是……，你剛才提到「模擬」的問題，這邊的「模擬」的意義不一樣，我們呢是在模仿台灣一些詩人的作品。

■在西方，「模擬」是非常重要的觀念，從柏拉圖到亞里斯多德、克拉希以至英國的 Sidney 一直下來，都是一個非常壯觀而且重要的觀念。這個「模擬」的

觀念不是非常膚淺的。

柏拉圖認為模擬是用文字或對話的素材、或用顏色和色調來模擬外界。這種模擬 (imitation)，只能看到外表而已。柏拉圖有這種看法，主要是因為他認為這個世界有 reality 存在，reality 就是觀念，即 idea 或 ideal forms。所以它完全是理念的，而理念的東西是永恆的。柏拉圖將宇宙二分為現象界和本體界。本體即是理念，只存在上帝的腦子裏，這種 idea 是抽象的、無法把握的，你一模仿它，就有了距離。譬如說木匠是根據 idea 來造床，這樣就有了一層的距離；而畫家根據木匠造出來的床來繪畫，或文學家用文字描寫這張床時，這樣就隔了兩層了，而離開 reality 就三層了。到底是隔了兩層，或是隔了三層是很難確定的，不過柏拉圖的意思是說：人是靠這種方法來了解 reality 的。

但是亞里斯多德的看法卻不同，他認為宇宙現象是在不斷的變動，在變動之中，只要我們能把握住變動的過程 (process)，就能抓住 reality。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不盡相同，後者比較肯定文學藝術的創作，而前者大體上則否定了文學創作的功能。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文學根本沒有佔太重要的位置。在「理想國」裏有所謂的哲學王，只有他才能當統治者，因為他最冷靜，判斷事情最清楚；至於其他

人由於常常受到情感的左右，於是就扭曲了對事物的判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整個社會劃分得清清楚楚的，社會問題是由哲學王來處理，工匠的做工匠的事情，木匠做木匠的事情，做木匠的不應該管鞋匠的事情，做鞋匠的也不應該管木匠的事情，分得非常清楚。

表面的描述並不是寫實

在西方，從柏拉圖到亞里斯多德，再到克拉希以至 Sidney，模擬的觀念一直在轉變，不過大體上是集合了古典主義的觀念，但是他們有發揚光大，提出新的修正和看法來。西方的「模擬」是這樣的一個現象，他們認為文學創作或任何的藝術創作都是模擬。

如果你說模擬就是寫實，可是這種寫實不是非常浮淺的，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謂的模擬就是現象的表現，一些所謂的「寫實主義者」對寫實主義的誤解就是這樣。西方對模擬有着一個非常堅強的觀念：所謂寫實是有一個基礎在內的，不光是表面的描述而已，而是要把現狀的描述深刻的切入到 reality 裏去。

大馬或台灣的一些作家對寫實觀念的瞭解很有問題，我們所謂的寫實有時候常常就是 copy。如果你對西方的哲學思想沒有深厚的瞭解，你就不知道寫實到底是甚麼。正如我剛才曾提到寫實

有外在寫實和內在寫實，你不能認為內在的寫實才是寫實，而外在的寫實不是；或外在的寫實才是，而內在的寫實不是。我想是不能這樣截然二分的，你也不能把描述限定得如此嚴謹。

從英國的小說發展中我們知道：有一些作者早就採用了解構主義的方式來創作，這種方法非常前衛，也非常現代。譬如有些作品當寫某個人物時，只寫到某個地方就停住了，接着跳寫另一個時空，過了好幾頁後，作者再提醒我們在前面某個地方提到的某個人物在想些甚麼，現在我們再接下去。讀者在閱讀這樣的文字時會覺得有點凌亂，其實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因為這些作者認為宇宙現象並不是井井有條的，尤其是我們的觀念、想法更是沒有連貫性的，通常是東想一點、西想一點，有時候念頭一轉，就跳到別個地方去了。這也是寫實啊！你說不是嗎？

至於怎樣才是寫實，那是學者和理論家的事情，創作者可以不必理會或有深刻的瞭解。但是你不能說創作者就不必看別人的作品，或只看某個時期的文學作品，這樣的作者一定是會很有限的。一個作者一定要不斷的受影響，不斷的接受嘛，你怎麼說只看十九世紀的，就不看廿世紀的嘛，這樣只會是在分割傳統，而不是繼承傳統。看別人的作品自然會受其影響，因此挑甚麼作品

來看也很重要；此外，創作者也需時時注意學者或理論家在討論、辯論甚麼課題，譬如最近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觀念的辯論，如果創作者能瞭解其內容，對自己來說也是件好事。能夠注意別人在做甚麼，就能豐富自己的創作，絕對不會說會使到創作受到壞的影響。

台灣出現的後現代狀況

□台灣目前比較上是流行後現代主義，有人曾評夏宇的詩作帶有後現代主義的味道，你看他們各方面是否都有受到影響呢？

■你不能夠這樣截然二分的。你當然可以說林耀德詩有一點後現代主義的影子，但也不是每一首詩都這樣啊！譬如羅青也曾寫了幾首詩，說那就是後現代主義的作品，那是在標榜後現代主義，可是這幾首詩就是後現代主義詩的 model 和標準嗎？你不能這麼說的，相信他本人恐怕也不敢這麼說。

羅青是有意圖寫些「後現代詩」，可是你說他不受西方影響嗎？他當然也受西方的影響。我認為創作者本身能夠提供一些甚麼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們研究學術的，一方面要看別人在做甚麼，另一方面也要能 offer 些甚麼。當你要 offer 一些東西時，如果自己研究得不夠，做得不夠，能力也不夠，你又能 offer 些甚麼呢？

中國現代文學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直跟在別人的後面，而沒有注意到如何在消化之後，與東方或者本國的東西結合起來，再提供一些東西出來。如果自己不能夠 offer 一些新的東西，永遠跟在別人後面走，那是件很糟糕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得很快，尤其是學者專家們，如果慢的話，就像目前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問題，別人已經討論得很久了，可是由於最近有這方面的重要學者到台灣去演講，才受到注意，有關的書籍才開始出版。人家認為在一九三九年現代主義已經結束了，而我們在五十年後才來談現代主義的問題，那不就變得很落伍了嗎？現在科技發達，傳播快速，應該能夠立刻接收到才對。

中國的朦朧詩並不朦朧

□中國大陸最近幾年也比較開放，你看他們的作品有沒有改變一點？

■大陸方面我不太清楚，也不太容易看到他們的作品，在台灣也有人出版阿城、張賢亮等人的書。我覺得阿城寫得不錯，雖然他對西方的觀念沒有深刻的瞭解，卻能寫出一些很道地和本土的作品。從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他對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非常深刻的瞭解。

□詩方面呢？

■至於朦朧詩，是屬於傷痕文學的產品，可是他們的朦朧詩也不怎麼朦朧，如果和台灣的覃子豪——所謂的「現代派」的詩作相比，他們的創作方式顯得淺顯多了，有點象徵主義的味道。我想傷痕文學的出現，是這一代詩人將他們對社會現狀的感受和不滿用朦朧的方式表現出來。可是和台灣的相比並不朦朧，你如果要講朦朧就要看洛夫的作品，那才是真正的朦朧呢。他們對當時的社會現狀都能用比較晦澀的、間接的、轉折的方式和技巧來表達。

再說到鄉土文學，它也有它的貢獻：讓一般詩人或作家意識到、瞭解到應該關懷現實。文學是不能完全避開時空的，而是時空的結合，若與時空結合得不好，就變成沒有根的東西。鄉土文學使一般人自覺到要用比較直接和明顯的方式來創作。但是我們知道，明朗或明顯並不是唯一的標準，應該說深入淺出才是。雖然寫得明顯，但是意念卻非常深刻，這樣的技巧才圓熟。

人文現象的關懷不可免

□本地也有所謂的「現代派」和「寫實派」，「現代派」本應在技巧方面創新，但是卻流於表現不深刻；而「寫實派」雖名為寫實，但寫實的東西大多也很浮面。有些人認為目前本地的散文只是在表達個人的情緒感受，

沒有給讀者一些思想空間，同時在生態環境等人文色彩方面着筆太少。

■詩和散文是屬於個人化的文類。尤其是散文——有所謂的抒情散文；而詩是用比較簡潔的文字和濃縮的技巧表達的，所以不比散文那麼個人化。如果要完整的表達現存狀況，戲劇是最合適的方式，它能夠立刻的把理念和觀念表達出來。小說也是。

至於對人文的關懷、生態的注意，那是沒辦法避免的，可是大馬路對生態問題的認識仍然非常膚淺，也沒有人去注意。那天我們搭火車，就看到很多人把塑膠袋隨手丟到外邊去。要知道，這種塑膠袋是很難溶化的，丟到外邊去，在泥土中水就很難滲透，對水土的影響相當大，也許是地廣人稀，不去注意這類問題吧。

□要講這種現象就太多了，譬如最近我們還發生蔬菜農藥過多的問題。

■蔬菜中毒問題，主要是農人對藥物及肥料的應用有沒有明確的認識？這需要看農業部及報章雜誌是否有給我們指導及提倡？

你們剛才提到文學是否要有「人文的關懷」，這是理所當然的嘛。不過我們一些觀念的接收還是太慢了一點，就如剛才我提到人材外流的問題也是主因。

作家在現代社會的職責

□本地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

現象：關心政治的人就只關心政治，關心文學的人就只關心文學，兩者沒有焦點，也沒有聯繫。

■文學應該是非常 comprehensive 的，各方面的問題都應該寫。這樣分成兩個 camps，則搞政治的 camp 對文學有誤解，而搞文學的對其他行業也有所誤解，或許他們觀念看得太膚淺，和太狹窄了。文學創作不能如此截然二分的。在現實社會裏，你一定要關懷現實，尤其在六十年代以後，整個世界已經開始注意到生態環境的污染問題，所以創作者不可能不去寫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所謂的報導文學（或報告文學）如果寫得好的話，也可以成為文學；若寫得粗糙，則只是普通的新聞報導，端視技巧而定。而一般讀者可能會覺得報導文學比較好讀和容易瞭解，而讀文學作品則要比較費心和花精神。

□報導文學可以提昇新聞報導的素質。

■是的，艾略特曾說文學家一個重要的責任就是要 purify the language，亦即是提煉文字、創立新的文字和詞彙，把粗俗的文字丟掉，否則文字會變得庸俗。他認為這是作家在現代社會所能發揮的最大功能。

至於其他如文學家有教導社會的功能，只是魯迅等人的看法，他這種主張是為要救國救民才提出來的，有當時的時空意義

在。目前也有功能派的學者認為文學也有其他的功用存在，無論如何，不管文學的功用是甚麼，關鍵是：如何將這些功能發揮出來。我認為文學的功能是潛移默化的，慢慢的在影響大眾。立即的功能是不可能的，如果認為只要作品一發表就能馬上改變社會人心，這未免把文學抬得太高了吧！

克拉希曾說文學的功能是：to instruct and to amuse at the same time；亞里斯多德也說文學潛移默化的功能是：formative function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比起柏拉圖，他們肯定了文學也有它積極的功能。

□是不是我們現在把文學的功用分割得太清楚？

■當然在寫學術論文或研究報告時，我們可以這樣分割，用這種有正有反、有黑有白、有是有非的觀念來表達。如果完完全全就只是正的，或完完全全就只是反的，那麼這種表達就非常膚淺，而事實上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

因此語言學家和結構主義者現在很注意文字的功能，像現在很多學者在討論的 discourse 的問題，就是這樣。Jameson 提出了一個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有是就有非，有正就有反，有黑就有白，我們是根據這樣的觀念來瞭解事物的，事物不可能是單面的，它一定是雙面的，甚至是多面

的。

文字是要讓我們去瞭解現實和現狀。文字是不得已的一種手段，它不是最圓滿的工具，但是我們不得已而只好用文字。

談了那麼久，你們有甚麼意見？你們覺得你們的刊物能夠提供一些甚麼？去推動些甚麼？

廿五歲後要有歷史意識

□我們目前還不想牽涉到文學的功用問題，因為我們覺得一般的文學創作仍不夠廣也不夠活。

■提倡是可以的，你們可以提倡文學的功用是甚麼，但是不要說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或文學只有怎麼樣。你們也可以介紹有關模擬的觀念等等。像鄉土文學也可以讓創作者或讀者來討論，不過要用比較客觀的方式，而不是感情化或情緒化的方式來表達，各方面的意見都應該提出來。當然文學是不能太過於個人化的，過於個人化的作品也許根本不必發表。

□「個人化」可以這麼說，你可以關心個人，但你可以延伸到每個人看了都覺得息息相關。這樣的個人化也許還說得過去；但是有些人的個人化就是寫自己的東西，作品發表了就算，別人看了也沒有甚麼感受。

■這就是對「個人化」的觀念有理解上的差距。因為任何作品都是從小我到我，一定是從身邊瑣事着手寫起，但是寫到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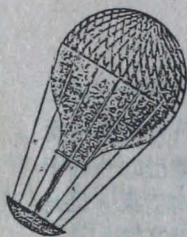
個程度以後就要有歷史意識，如艾略特所說：廿五歲以後，如果還要繼續創作的話，就要有歷史意識，注意到時空的問題。早期你可以寫較抒情的東西，而一直寫下來如果還不能夠擴大，那就是誤解了創作的意義。不寫個人化的東西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們可以在觀念及理論的引導方面開放廣一點。如西方的寫實是有非常深厚的觀念在後邊的，我們如果認為寫實就是刻板板的、外表的現象的描述，這未免就太膚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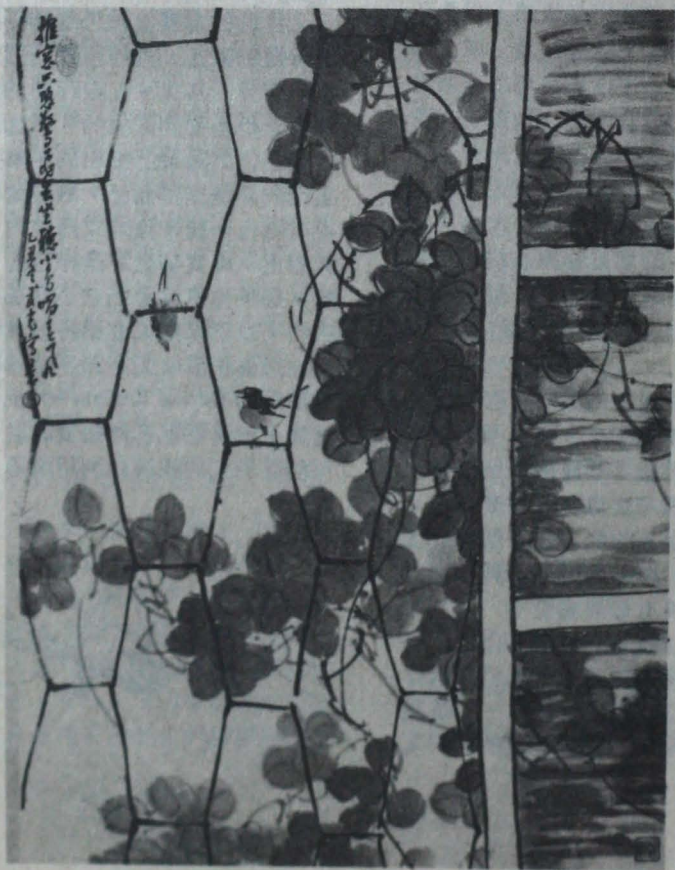
我們的寫實主義只是接受五四時期的觀念，五四以後的觀念就不接受。其實，五四時期的寫實觀念也是從西方來的，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魯迅提出的，事實上他們只是提倡而已，雖然他們也有結合一些本國的東西在內，大體上，寫實觀念還是來自西方的。如果你沒注意到它是從那裏來的，也不瞭解人家已將這種觀念加以修正或擴大，甚至蘇聯還有所謂的 Critical Realism——批判寫實主義，不瞭解而接受的話，可能受別人的誤導和利用還不知道呢！

□





二十年前的書，
和二十年前的人一樣，
再遇見根本不可能續前緣，
訕訕的有一份客套。



* 戴武光 窗外 水墨畫

前緣

儘管事先一點沒有預謀，每次回到老家總忍不住翻看書架上的舊書，窮兇極惡地，連當日心甘情願捨棄了的都不放過。嚴格來講大概不能算書架，不過是個齊人高的木櫃，既棲寓了幾十年的書，無可奈何捎上雅名。五十年代流行的式樣，現在只覺得笨頭笨腦，不可想像轉移傢俬位置的時候如何的勞師動衆。從前的人當沒這層顧慮，擺在那裏就在那裏，一生一世，堅守不移，到我們這輩才不可收拾地發揚先祖遊牧的習氣。中間兩扉門打開來簡直可以大搖大擺走進櫃裏——但是走不進去，因為裏頭堆滿雜物零星。書都放在左右兩旁架子上，另有玻璃門，與雜物隔了一板。前後排背對背豎立，上頭還橫陳着一疊，盡量把空間填滿。以前沒擠得那麼密，有些是後來搬挪來的，不是我的書。

*
邁
克

今回行色匆匆，且在辦事，上下鬧哄哄的，倒也還有一個甚麼都不適宜做的下午，立在書架前細細看了一輪。不知幾時櫃頂供了尊佛像，一鼎小香爐擺在近



* 戴武光 露宿街頭相依為命 水墨畫

邊緣處，香屑有一些飄墜下來，積在木門的把手上，也沒拂去。倒像刻意營造一種傷懷氣氛似的，非把人噙得流淚不可。但是企圖太明顯，反而令人格外清醒。

二十年前的書，和二十年前的人一樣，再遇見根本不可能續前緣，訕訕的有一份客套。當時的自己是另一個人，也不知道怎麼會與那毫不相干的扯上關係，且發展成置身度外的纏綿。不追究可能不只是寬容，實際上真正值得存留在記憶裏的不多，能夠收納的都收納了，除非達到不需要回憶滋養信念的境界，否則嚴厲的重檢太與自己過不去，倒不如物盡其用，取得一分是一分。

去年十月初次到廣州。當地人或者不覺得，但遊客對這些芝麻綠豆特別敏感，尤其因為先一晚有享不盡的繁華：點燈時候街上還是黯黯的，漸漸演變成一種朦朧的陰玄，使人不耐煩，唯有打消對華燈初上的企望。人又多，撞上來兇悍非常。張愛玲《浮花浪蕊》裏舉族來侵的壯觀場面還設有幽默感，事到臨頭只感到

討厭，無處不透着長期抑壓產生的近乎變態的報復心理。當然也是因人而異，粉團似的女性大概不會撞得這麼狠——或者更狠？

書報攤當然也不明亮。之前已經聽說大陸掀起瓊瑤風，事實擺在眼前的一刻也還是嚇一跳。書店固然有，在書報攤看見更有具體的家喻戶曉況味。開本比一般書大，是香港出版的漫畫連環圖大小，乍見以為是小人書。印刷頗惡劣，尤其在烏燈黑火的夜晚，內頁的新聞紙是污穢枯布般的瘀黃色，面積又廣。一翻簡直撲面聞到油漬。書裏不都是不吃人間烟火的純情玉女麼？竟落得這番下場。

瓊瑤早年的書都看過。《窗外》是有它流行的理由，難怪某一個年齡的讀者如痴如醉。文字非常流暢，剛看完巴金特別珍惜它，就如穿着過小的皮鞋走了一天突然換上一雙拖鞋，那舒服不可言喻。加上衛道之士排斥，看得很窩心，叛逆性得到一定滿足。好像直至《翦翦風》都還有看，然而《寒煙翠》之後經已不大

以為然了，不過因為期期買皇冠月刊，姑且地一篇篇看下去。

陳年的皇冠竟還有十餘冊堆在書架上。這次在家裏一本本抽出來察看目錄，原想找張愛玲初發現的《詳紅樓夢》，沒找到，意外發現蔣勳一篇少作，也沒搬回來。那篇《詳紅樓夢》忘了是二詳三詳還是四詳，畢竟隔得太久，而且當時還未讀過她的小說。那時床貼牆擺在窗前，正好在床上半坐半躺因光看閒書，天色漸漸暗下來，又該是晚飯的時刻。書和電影都是這樣，很多時候內容不記得，和誰看的，在怎樣一種情形下看的卻歷歷在目。因此對瓊瑤的《幾度夕陽紅》特別好感。是母親送的，書店店員與她相識，告誡說不適合小孩看，但她知道我喜歡，還是買了。是十四歲的生日？只記得滿心歡喜，一手捧書，一手執一塊嬌鮮欲滴的豬肉乾，不問世事——也不必問世事——一頁一頁翻過去。

□

當代・台灣年輕

台灣現代詩的現代主義，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只完成了西化，卻未真正做到主知與現代，連洛夫的超現實主義俱樂部也胎死腹中。七十年代反現代主義浪潮高漲，明朗與鄉土的呼聲響徹雲霄，現代主義變成了「集體的挫敗感」（夏宇「下午茶」最後一行），探其原因，還是反現代主義擊中了現代主義的要害——西化。可是反現代主義也並未反出甚麼來。

有趣的是，台灣現代詩的現代主義，是在台灣還在農業社會時揭曉的；而要回歸鄉土的反現代主義，卻是在台灣土地改革成功，朝向工業發展以後出現的。這兩股浪潮，似乎並沒有跟社會步調配合。

台灣的年輕世代詩人，如蘇紹連、楊澤、陳黎、向陽等，或者比他們早一點的林煥彰、施善

繼、羅青等，在反現代主義的驚濤駭浪中，有的成為推前浪的後浪，有人前衛，有人繼續古典、有人堅持現代、有人改弦易轍、大多數人沉寂。在八十年代消費社會後期工業文明出現時，引領風騷的後現代主義詩風展顏，多元媒體與多元風格紛紛登場，資訊化、都市化、西化已漸漸完成了，一九五六年後出世的新生代詩人，他們面對的世界，接受的意識形態與教育，追求的目標，跟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反現代主義年輕世代詩人比起來，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些當代年輕詩人，有人標榜後現代主義，有人仍受羅青、楊澤、羅智成的影響，有人搞同仁詩刊，政治詩、方言詩、社會詩、生態詩都有人寫，不過沒有甚麼運動出現，因此也無所謂主流，這種多元的「後現代狀況」

，乃八十年代台灣詩壇特色。

而夏宇，正是典型的後現代主義詩人。夏宇，原名童大龍，一九五六年生，國立藝專影劇科畢業，著有《備忘錄》（怕忘記才出版成書，還是準備讓人忘記的詩？一九八四年自費出版，一九八六年出版修訂時增錄新作二首）。夏宇以及當代詩人如何拒絕傳統如何掙扎探索，可以用她的近作「腹語術十五則」的最後一首「伊爾米弟索語系」來說明，詩第一節如下：

（行走在陌生的語言的邊緣。
像一件試穿過的新娘禮服
突然失踪了在婚禮的
前一個晚上。）

文字是現實的衣裳，而非寫實主義的模擬，而詩是新娘禮服，因為語言文字與詩意結合（現實與

15. 伊爾米弟索語系

（行走在陌生的語言的邊緣。
像一件試穿過的新娘禮服
突然失踪了在婚禮的
前一個晚上。）

突然想用一種完全不懂的語言
表達自己而且是深刻的表達並
用及所有偏僻危險的字眼好譬如就是
伊爾米弟索語系

他們也用伊爾米弟索語辦報紙編算

學童課本發行旅行指南發明填字遊戲等等
我應該下定決心花10年時間懂得怎樣

用伊爾米弟索語示愛跟隨公園中的
大提琴手回家用彼此的母語教對方
一些成語和繞口令

如果你會做我的嫩凍豆腐你就做我的
嫩凍豆腐如果你不會做我的嫩凍

豆腐你就不
嫩壞了我的嫩凍豆腐——

豆腐 完全不可自拔的
豆腐且用草繩拴著——

再花10年的時間學會辯論 準確
而不經意的涉及各種生猛的字眼

如同某些蟹類

無法藏匿牠們的蟹
又花10年可以寫詩了當滑膩的

音節逼近喉嚨通過舌尖
引發出純粹感官感官感官的

愉悅（發現對字的肉慾的愛） 肉慾
搜索尋覓 使用

一切車輛 擺筆 微笑
嘆息 爲了那人性中國未曾被

任何語系穿透的部分
即使是已如此親愛

如此嫺熟的
伊爾米弟索語

詩人・夏宇

*張錦忠

心靈結合），對於詩人來說，不啻是婚禮式的慶典。詩人（或詩中的說話人）以前寫詩，像在試穿禮服，如今呢，她不願再用已成陳規的熟悉語言了，「突然想用一種完全不懂的語言／表達自己而且是深刻的表達並／用及所有偏僻危險的字眼好譬如就是／伊爾米弟索語系」（第二節首四行），她還沒進入那語系的國界，可是我們知道，她會越過邊界，去探索「……那人性中還未曾被／任何語系穿透的部分」，因為創作的愉悅（「發現對字的肉慾的愛」）是永遠的「搜索尋覓」。

夏宇令我想起當代美國女詩人德妮絲・樂佛朵芙（Denise Levertov），她有一卷詩集叫《重新學字》（*Relearning the Alphabet*），啓首詩行如下：

集體手淫過後一排
坐在那裏讀著報紙標題每個
晚上蜘蛛小使於他們流著口沫的嘴角蠕蠕
爬過他們交媾的身體下蛋於赤裸的
鼠蹊你知道我們爲甚麼會絕種嗎
我夢見恐龍用一種鄙夷的口氣
質問我那就是你們常常說的
集體的挫敗感

13. 下午茶

我走錯房間
錯過了自己的婚禮。
在牆壁唯一的隙縫中，我看見
一切行進之完好。他穿白色的外衣
她捧着花，儀式、
許諾、親吻
背着它：命運，我苦苦練就的腹語術
（舌頭是一匹溫暖的水獸 馴養地
在小小的水族箱中 蠕動）
那獸說：是的，我願意。

夢見我的便鞋帶子斷了。
腳板套不住鞋子。
我怎麼走路？

赤足？
石子尖利，地上髒。我將
蹣跚跛行。
還有——

我要往哪裏去？
我要往哪裏去我現在
不能去，除非弄傷腳？
我要站在哪裏，如果我
現在想站立？

夏宇要往哪裏走？超現實主義？拼貼手法？她這群當代詩人顯然想站立，而羅門・雅克慎語言的隱喻與換喻兩極說這雙便鞋，對他們而言，大概也斷了，可是總不能光着腳板走路呀。他們會往那裏去呢？

現在斷言自然過早，這群當代年輕詩人，除了劉克襄，多半

* 席慕容畫夏宇像



只出版了一、二本詩集（劉克襄出了四本：《河下游》、《松鼠班比曹》、《漂鳥的故鄉》、《在測天島》；林彥：《夢要去旅行》、《單身日記》；曾淑美：《墜入花叢的女子》；陳斐雯：《陳斐雯詩集》；林耀德：《銀碗盛雪》；歐團圓則還沒出書），而且他們大部份還在焦慮，還在猶豫，還在「重新學字」（或腹語術或密語），但是從他們已展現的風貌才華來看，可以斷言的是，假以時日，台灣詩壇自會有另一番氣象出現；也許到那時候，現代詩的革命才算告完成吧。

腹語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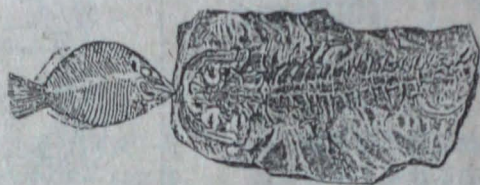
十五首

（之二）

* 夏宇

1. 腹語術

我走錯房間
錯過了自己的婚禮。
在牆壁唯一的隙縫中，我看見
一切行進之完好。他穿白色的外衣
她捧着花，儀式、
許諾、親吻
背着它：命運，我苦苦練就的腹語術
（舌頭是一匹溫暖的水獸 馴養地
在小小的水族箱中 蠕動）
那獸說：是的，我願意。



* 陳瑞獻 渡者 彩墨

雲水閒話

* 塵 僧

1.

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能好好地向那些長處去學習，不論是通過直接的接觸，或間接的揣摩，都應該會有收穫及受用的。

2.

一個人應該多用心思考，不要使自己落在一個小圈子裏，因為宇宙是無邊無際的。許許多多的事情不斷地發生，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過思考去瞭解；但也有不少事情是超越我們的思考力與理解力的。不過每一件發生的事，必會有其因緣或條件。縱使是那些所謂不可思議的事情，也是有其因緣的，只是我們的能力還未能透視其究竟。然而如果我們能深入及廣泛去探索、思究、體會，也是會有豁然大悟的可能。

3.

有些軟性的書固然不需花太多時間去閱讀，但有些並不是嚴肅性的著作，卻仍然有着一定的啟發性。啟發我們作更深，更廣的思考與體會。

我喜歡逛書局，喜歡買書，而更喜歡從每一本書，不論是甚麼體裁，內容及思想的，去體會真理所在。去體會其中有意或無意中，透露的佛法或禪意。

4.

人的心理是需要適當而正確的疏導的。

我們要學習涵容一切好的成果，
我們共同與個別的奮鬥與努力，
才有意義與價值。

任何壓力對心理發展都有不同的影響。有些影響是正面的，好的；有的卻可能使人造成可怕的行為。

人類大多數生活在可怕的壓力中。不少學說與方法，都在使用疏導的方法，或對治不正常的心理現象及發展，來減輕壓力。

當然，在世間上所謂的正常，也沒有一定絕對的標準。

若以佛法的觀點來看，正常的心理應該是除掉煩惱（煩惱即惡性、破壞性、負面的心理作用或壓力），使內心完全擺脫心理及物質的束縛。在一切事物與生活中，皆能保持穩定、平靜而清晰的心態；面對一切時，皆能以客觀，冷靜，正確而合理的態度處理。

這種修養的証得，是需要時間去鍛鍊的。而重要的是要能認清我們，及生存所依的世界，以及一切存在的真正面目或實質，從而隨順一切現象存在所依的理則而生活。

5.

當我看到只重個人的利益，而忽略了佛教工作的佛教徒，以及忽略了文化事業的文人時，有時候也是會失望的。但我知道這種心態是多餘的。只是，一個殷切地為佛教、文化而努力者，在他的智慧還未能達到觀空的境界

時，發現了這種現象，自然會有此心態。

我相信這只是短暫的現象，因為失望是無補於事的，或許將失望轉成一股不斷努力的力量，會更有意義。只是我需要好好地靜修與充實，作為努力的基礎。

6.

是的，我所作的解釋都是多餘的，這只表示了我心中的不平。

事情既然已發生了，一切的後果就應讓它結成。有因必有果，不必掩飾甚麼，實際上也是無可掩飾的。

如果我是真的不對，我必會承擔其惡果，再多的澄清，也無法挽回甚麼。如果我並沒有錯，我需要作甚麼解釋？縱使要，也只能有一次，再多就成為了爭辯了。

7.

我們要學習涵容一切好的成果，我們共同與個別的奮鬥與努力，才有意義與價值。

有太多缺陷，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寫照，因此我追求甚麼「圓」呢？這主要的只是我心裏的一種需求而已。

其實一個已証得圓滿境界的人，他雖然安住在平等性中，以平等眼光來觀一切，但他也還是要回返到事相的差別中，才能與我們共同呼吸。

我只需要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之下，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責任。至於其他的許許多多，就不在我所理會的範圍了。

每個人都能如此，一切就順利了。

8.

一個真能忍得住風吹雨打的人，他終於是會熬出頭的。但假如他的目標僅止於此，又顯得太淺近了，沒甚麼了不起。

能夠不斷上進，忍受一切順境逆緣，而沒有目標可得，卻又不斷地提昇，而止於無可再提昇之境，那才是真正用功的人。

佛法中的忍，不單是指意志力的堅定、堅強，其實是智慧的表現。沒有智慧的忍，只是一種壓制，所產生的是掙扎與痛苦。唯有通過智慧，才能真正地安忍。不止要忍逆境，也必須要忍順境，在忍的過程中，要能心平氣和，沒有壓制與勉強的成份，而自己的修養，又能在不執着於任何目標的情況中，不斷地昇華。

佛法最高的忍是無生法忍。即是體會了無生法（涅槃）的圓滿智慧，產生了一種無限平和、包容一切的忍。那時，無一物不美，無一境不妙。

機智、 幽默的 文字魅力

* 張小宋



書名：屠殺蝴蝶（小說）

作者：鄭寶娟

出版：大地出版社

售價：台幣一百元（平裝）

鄭寶娟？不知何許人也。原來她已經寫了十年的小說。出版過兩部長篇小說《望鄉》、《青春作伴》；三本短篇小說集《裸夜》、《無心圓》、《邊緣心情》。

《屠殺蝴蝶》是她的第六本書。她把寫作視為天職，創作和讀書是日課。我只讀了《屠殺蝴蝶》，唯有只談《屠殺蝴蝶》好了。

首先是驚喜她的文字的獨特。很活潑、鋒利、機智、清新中帶幽默，就連淡淡的哀愁裏頭也洋溢了一股樂天的特質——鮮少用濫句，雖寫的故事接近於老土的言情小說，但寫出來的境界都比坊間見到的言情小說棋高一着。本地那些喜歡寫言情小說的人，倒應該看看鄭寶娟這個比較圓的月亮以共勉之。

鄭寶娟寫的人物大部份是小資產階級的人物，三餐溫飽之後的玻璃心靈問題才是她的主題。他們生活在大都會，勞心之餘才有閒情言情一番。要在這些小說裏頭找尋濫情還真不容易，基本上這些人物都崇智，錯到最後關頭總有本事煞住，並沒有陪上一生一世腐爛下去。鄭寶娟在處理這些素材時，她的好處是自然、開放、冷靜、樂天。沒有人把愛情來當飯吃。

「青春悲喜劇」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文明」作品。話說兩個女子，在中學時就認識了。大家有十年交情。其中一個叫阿采，這阿采實在精采，她天生麗質，天生具有掠奪性格，她「搶走」過兩個其女友的男友，樂天得要命；結了兩次婚又離了兩次婚，

完全沒有「創傷」的痕跡。

阿采的第一任丈夫叫小徐。阿采說：「小徐跟我說過，我這種人不適合家居生活，他說啊，我倫理的觀念跟責任感都很薄弱，不是當老婆和媽媽的料子。不過他也說過，我是個愉快的伴侶。」阿采離了婚，高中畢業的資歷，無一技之長，晚上就到一家啤酒屋上班——阿采在店裏頭穿梭招呼客人，淺綠底鵝黃碎花的洋裝像股風掃來掃去，不時有洋客人探手去捏她的屁股一把。阿采又說：「小徐最近又開始跟我約會了，前幾天他到啤酒館看我，說我美得像一朵盛放的玫瑰。」

阿采的女友叫小明。男友被阿采「搶」過兩個，心酸管心酸、憤怒管憤怒，但和阿采的友誼並沒一刀兩斷。於是小明說：「是啊，無憂無慮的日子誰都喜歡，問題是人會老啊，會老到連玩樂的力氣都沒有，那個時候再想要一個家，已經來不及了。」

阿采對答如流：「小明啊，妳就是看不開。那個時候再找一個更老的男人，叫他帶我去喝稀飯或豆漿——哎呀呀，人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後來阿采說：「小明，妳還記得提姆吧？他說他在德州的家有一個農場，很大很大，我們臺灣人是很難想像那有多大的，他說如果我願意工作，比如說擠牛奶之類的呀，大清早就起床啊，他願意帶我到美國去。」

「去做甚麼？去當傭工，還是去當老婆？」

「不知道，他沒有說。哎呀，小明，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只要兩個人愉快，甚麼事都好說，

管他甚麼老婆或傭工。女人唯一值錢的時刻就是男人聽任她擺佈的階段，不想那麼多啦。」

可憐阿采並沒有遇到和她同一類的對手。她遇到的對手都比她聰明、狡猾。

後來阿采去了法國。因為有一個男人讚美她有一對翦水明眸和吹彈得破的白皮膚，過後又開富豪大型轎車載她到北海岸兜風，對她說：「妳知道法國馬賽港的風會吹得人心旌搖晃嗎？臺灣對妳是太小了。」

阿采說：「妳知道富有、閱歷豐富的男人的魅力嗎？呵，他對我的過去一點也不在意，一點也不想追究。他覺得一個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會享受生活的情趣，要性感、柔軟、沒有心機，要愉快，最好是天使與蕩婦的綜合體。」

每當小明失意，總忍不住的想像着阿采在法國馬賽港的日子。啊，悲歡的青春歲月，已漸去漸遠。

還有一個叫「無言歌」，也寫得好。

一個喪偶的女人帶着一個兒子獨自謀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個比她小幾歲的男人，在他們認識的第三十六天，你們上了床。隔天早上他就跟她求婚：「妳乾脆嫁給我好了。」她流了淚。

其後，她說：「不用因為昨晚發生的事而認為你欠了我甚麼，我都活了這麼大了，嗯，不是女學生，其實昨晚我也很快樂，你待我非常好，也非常溫柔，我很感激！……也用不着因此跟我求婚。」

可是他愛她。隔了一個月，他們辦了公証結婚的手續，楊婷是女方的証人。這個楊婷其實是這個男人的女友。這個結婚的女人其實也是楊婷的女友。楊婷和這個叫摩訶的女人住在一起。但凡楊婷要留男人過夜，摩訶就得「無家可歸」，只能往楊婷這個男友兼同事的公寓借宿。

於是出了地方法院，楊婷突然握着拳頭，重重的插了他的腰際一掌，尖着聲音叫：「好傢伙，你背棄我了，你原來是在追我的，現在竟然跟我最好的朋友結了婚，而且還請我當証人，剛剛我差點淚灑法院。」

他心情很好，對她也有幽默的能力：「我就知道妳會後悔的，現在妳總算知道自己錯失了怎樣的好機會了，像我這種生來做丈夫的好料子，在這種時代可是不容易找到第二個的。」

楊婷叫他的新娘子：「摩訶，沒想到妳竟是個大贏家，」楊婷緊緊的摟着他的腰，似乎有意招惹新娘子的醋勁：「我知道，現在他完完全全是妳的了，這個人，這顆心徹底轉向了。」

「楊婷，我可是接收妳的剩餘物資的呀，不要擺哀兵姿態了，」她笑吟吟的道。

「停停停，雖然我是二手貨，但可是連包裝都沒拆過的二手貨呀，楊婷，我要妳現在就親自向他証實這一點。」

那是淡金色的美麗的秋日，他牽着他新婦的手走在臺北繁忙的街道。男女証人各自招了計程車逃了，把他們兩人留在車潮與人潮之間，頭上是一個亮白的雲天，風一陣陣拍打着她的裙角，也拂亂了她的髮絲，她細眯着雙

眼擋住陽光，輕輕捏了他的手背一下：「現在你要後悔也來不及了，我事先警告過你。」他拍拍她的屁股，溫柔的說：「現在妳要後悔也來不及了。」

如果是童話，就從此兩人過着快快樂樂的日子。但這是小說，可沒這麼簡單。

摩訶的孩子六歲，跟來和他們一起住。大家相處愉快。這孩子叫馬各。馬各對新爸爸毫無成見，把他當成一個禮積大大的朋友，偶爾利用自己的小塊頭跟他討價還價，要他在客廳四腳落地當走獸，權充自己的坐騎。

只是摩訶對她那個短命的丈夫又恨，又在心底留下一個位置給他。她不明白其短命丈夫為何去自殺。

新爸爸認為自己完完全全給了摩訶，摩訶的愛卻是他與馬各二五平分的。摩訶是一個美麗、可愛的女人。

這個新家就寫到此為止。有一點淡淡的哀愁，但還是有其珍貴、美好的一面。摩訶並沒有忘掉過去的一切，其實有誰又能夠忘得一乾二淨呢？我們畢竟是人。

摩訶的這個新丈夫叫胡而遜。她對他下了個結論：「你是個好男人，耳垂很厚，有福分，可以活很久，愛護弱小，喜歡工作，喜歡家庭，喜歡小孩，喜歡吃飯，喜歡女人。」

胡而遜有越軌的機會，但他拒絕了，他很愛摩訶。

鄭寶娟的可貴就是這些。生活就是這樣的無常，但如果應付得去，運氣不濟者，充其量也只有淡淡的哀愁；說痛苦，那是太嚴重的字眼了。哎呀，只要三餐不缺，沒有甚麼是大不了的。□

小小的 波希米亞

* 韻 兒



書名：手抄本

作者：美雨子／蘇眉

出版：巧手人公司

售價：馬幣三元五角

認識美雨子和蘇眉，不過不很熟悉，我大概是她們的「老一輩」，她們是我的「小輩」，大家的小世界有一點不一樣，又有一點一樣樣的特質，於是大家在一起，反倒很少吱吱喳喳說東西。我習慣和比我老的人在一起。而她們一大堆人，永遠是那麼的樂，那麼多的歡笑，那麼的精力充沛，三兩句下來一定嘻哈絕倒。我老了，一定是。我沒有她們那麼多的笑容，那麼多的青春。

這書叫手抄本是名符其實的手抄本，書裏頭的字不是打字的，而是慢工出細貨用手抄；心甘情願的一個字一個字的抄。還有插畫，也是他們一班人一手包辦的。還有很少的攝影，充當模特兒的，都是「自己人」一腳踢。平常吃吃喝喝的朋友，爲了出這本書，大家都來捱義氣，捱通宵趕起貨，夾手夾腳齊齊把這本書做出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就是年輕。美雨子和蘇眉都廿歲出頭。

她們兩人都是《學報》的作者，這本書，是一段年輕的記錄。寫校園以外的生活日子。寫得很清新、真心真意。如果每一篇文章是一朵花，那麼這裏有很多朵真花，一束。讀這本書的經驗是容易消化，像吃棉花糖，一放進口裏，不費吹灰之力，它自個兒會溶掉。甜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包裝。這本書根本沒有包裝。這本書的包裝是不包裝。很真。每一頁都真。每一個字都真。每一個圖都真。連封面設計都是真的。於

是它的風格不是光亮、精美。而是黯然無光、樸素、老土。可是你見了你會覺得舒服，你會覺得自然，它像粗石頭。好好壞壞都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你可以讚好，你可以說壞。你可以說喜歡，你可以說不喜歡。沒人會罵你，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好了。小小的波希米亞趁機會出來亮亮相，得到的效果就是這樣的了。她自個兒亮相，她比誰都高興先，不然她才不幹呢。所以是先你之樂而樂，先你之曝光而曝光。

她們出版這本小塊粗石頭書志不在賺錢。志在了一心願。志在過癮。志在表現。志在樂趣。志在出了一本書的那種得意洋洋的幸福感。她們如願以償。

據說她們的印量不會很多，可以不很久就賣光。拿回本錢。就算了算了。

從這本書裏，你可以看到兩年輕的女孩子，怎樣的一步一步成長，邁向接近於成熟的情懷。有些人寫大我的題材，有些人寫小我的題材，在交錯的點點滴滴的生命裏，都在發出碎鑽的光亮；照亮了我，照亮了你，或者都沒有照亮你我，只照亮了他，或他自己而已。無論如何都好，又有啥要緊了呢？沒有多少個人受得了站在世界上的屋頂的滋味，也沒有多少個人有這個夢想。人們樂於平凡。甚至平庸。都沒關係。

小女子出了本小書，只想找一片大草原，穿襲田園風味的裙子，站在中央吶喊：我出書了！那就是快樂的所在。 □

散文阿盛

* 凌如浪



書名：散文阿盛

作者：阿盛

出版：希代出版社

售價：台幣一百廿元

你讀過阿盛的散文沒有？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台灣，阿盛在《聯合報》發表了他的重要散文「廁所的故事」，引起文壇的矚目。遠在國外教書的詩人楊牧看了，寫信給編者說：「阿盛先生的『廁所的故事』，真是上乘的散文，質樸敦厚的鄉土文學。」是的，當你讀完這篇亦莊亦諧，令你會心而笑的「廁所」散文時，你會發現，要把那樣平俗的故事，寫得那樣流麗、活潑鮮明，非有一枝生花妙筆不可。當然，阿盛寫的「廁所的故事」，不只局限在「廁所」，實際上，在他那純青的筆調下，已清楚的描繪出台灣社會的變遷，及現代都市文明入侵農村，農村漸漸接受都市文化的過程。

我是後知後覺的，直到今年，我才知道有阿盛這個人。是在《讀者文摘》讀到轉載他的散文「春花朵朵開」。一看就喜歡了，溫情的筆調，樸實無華，紮實親切的內容，十分人間煙火味。夜裏靜靜的看他這篇關於新年的散文，兒時那種在村裏的新年樂趣，不知不覺又回來了。不得不相信，好的文字是有魔力的，教人著迷。

至目前為止，阿盛已出版了好幾本文集：《唱起唐山謠》、《兩面鼓》、《行過急水溪》、《綠袖紅塵》、《如歌的行板》。而我手頭上，只有他的一本書，即《散文阿盛》。《散文阿盛》是阿盛第一個十年重要作品，收錄了廿一篇精選創作散文。這本書我最偏愛他的「十殿閻君」

，寫得實在好，新穎的寫作技巧，藉着台灣民俗歌謠的唱起，一段一段引發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間情，故事性濃厚，形式十分接近小說。阿盛的散文其實有好多篇，都有點像小說，「人間浪子」、「綠袖紅塵」、「墜馬西門」都是。看他的散文，使我想到，我們的散文創作可以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個人情緒的發洩，喃喃的獨白，可以寫得像小說那樣廣深，逼近生活與人群。

阿盛的散文，有濃鬱的鄉土味，亦有繽紛的城市氣息。因為來自稻香處處飄的小鎮，他在散文中，流露出對土地、村人事物的懷念；長大後在軟紅十丈的大城生活，心中亦溢滿了不得不宣洩的感觸。

「阿盛，是當今台灣卅歲左右的少壯作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他出現的極晚，卻成熟的相當快。他的散文，表現了新生代文學健康、厚實、磅礴的心靈。」——宋冬陽這麼說。

「阿盛以他的冷眼冷筆，從俗世中刻繪人性，放諸三十多年來的台灣散文界，的確『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向陽這麼說。

「不管題材、敘事、或語言，當時的阿盛常讓我覺得他是一個『台灣版的老舍』，他們兩人頗有比較的地方。」——詹宏志這麼說。

阿盛真的這麼好嗎？喜歡散文的讀者，應該找來看看。真的，百聞不如一看。

□

近來始覺古人書，
信着全無是處。

——辛棄疾 西江月遣興

假日

*楊 逋

是放假日，同屋的都已歸去，空蕩蕩的房子，僅剩我這遙遠的遊子，送往迎來，數著自指縫中漏去的秒秒分分。

窗口正對著天井，桌上是攤開的作文本子。靠舌耕度日，批卷是附帶的條件。往往在課堂上難以尋得回饋，退而求其次在文章中求信託。純摯的依賴，令人心悸。可又驚訝在字裏行間能盡力馳騁，面對時却又訥訥不知所言。華族的小孩，在傳統的教育方式下，只是靜靜的吸收，沒有反詰，只有信賴，固然滿足了舌耕者的心理，可我們的下一代就只能學習這種默默忍受的傳統美德嗎？

再也無心酌下眉批了。

窗外，風雨正淒淒。風颯得恁般勁，雨下得恁般長，時節倏忽，在這新舊交替時刻，總有許多異象。雖是南國，四季如夏，也有這冷淡的時候。自書架上取下赫塞的讀書隨感，就沉浸在他筆下了。

沒有書的日子是多麼難過，而選擇自己個性所嗜的作品更是至樂。閒來坐擁書城，真不知人間何世。上友古人，廣交四方，

書中世界任你遨遊，再也無視於人間世的物物役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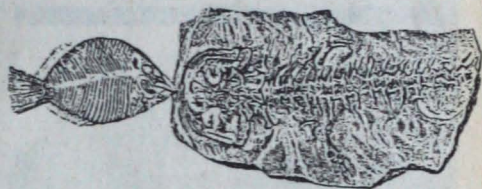
李易安的詞，總是哀傷過分，陰柔有餘。遭遇夫死國變，這一肩哀愁，以她一介女子，身處當時社會，不也太殘酷嗎？要如何去安頓、去排遣呢？「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這愁，凝聚了夫君的去世，晚景的淒涼與他鄉的漂泊。較諸她前期的「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及「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何止天壤？後者的深閨寂寞，容顏瘦減，至少還是對夫寄情，表達心中思念殷殷，仍不減閨中夫妻情趣；而前者，卻已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慽慽」了。

「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醉翁說得切懷，物是人非，觸目傷懷者隨處皆是，不活在回憶裏，眼前落紅殘絮，又增添幾許愁緒。「淚眼問花花不許，亂紅飛過秋千去」，總是無計將春留住，而心中悽愴更與誰人說？太白認為：「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酒，果真能一醉而令人解千愁？酒中世界，是否真個非

箇中人莫能解其滋味？然而，「舉杯消愁愁更愁」，這豈不自相矛盾？太白既欲留名，又何須留個「愁名」？人生豈不真的無奈，即令詩仙也未能跳脫於此？何況，張子野又說：「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流光無情，人兒與流光同老，且人生往事不可再現，前程後期又不能預知，至此也只能徒呼負負了。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仍然是東坡居士較為豁達，胸懷灑落，放浪如是，話語超脫，深中人心。其實，忙忙碌碌，營利求財，又豈是天生萬物的本旨？「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人生如夢，何苦為外在所限制而拘牽自己？任真自得，才是要緊！至於河山易主，也不能干我一日之漁樵。但是——「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心底深處，總有那份家國意識，忘不了那奮起布衣，一心以傳承文化為己任的古聖先賢啊！

張橫渠怎麼如此迂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手持書冊，忍不住心中那股悵惘，
埋怨歸埋怨，總是要面對人生……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人生數十寒暑，何苦加重自己，勞累自己？芸芸衆生，多我一個不算多，少我一個亦不覺其少，恆河沙數，多得是數不清的細粒，又何必夾纏不清，壓迫自己，承載一切？朱晦翁在臨卒時不是說「艱苦」嗎？怎麼還能當個想不透的迂夫子呢？無際宇宙中，翻騰而上，直衝雲霄，佔據人心的，都不是他們這些人啊！若能靈犀通透，想到後世，當初也不必辛辛苦苦去斥佛老，傳聖道了。大家更應該惺惺相惜，對知心訴知心，互相訴憂解愁，而鵝湖之會，更實在是多此一舉了。

韓文公更是迂腐！要「道濟天下之溺」。道既溺矣，文又如何能行？落得後世，人人埋怨，盡將他的不名譽事迹暴之於世，遺恨不已。若果他又生當今日，眼觀自己嘔心瀝血之作，「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是棄如敝屣，遭人冷眼，必後悔當初爲何敢有魯迅所云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了。「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以韓夫子之才，高官厚祿，垂手可得，大可過得舒舒服服，錦

衣玉食，畫棟雕樑，也不至遭人唾罵！還偏偏好爲人師，寫了甚麼勞什子師說，抗顏爲師，累得今日爲人師者，外有衆怒，內有隱憂，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何用傳道，何用解惑？科技時代，授業已可！

再有那不諳世情的司馬子長，只爲李陵一事，犯顏抗上，而受此下下之刑。其實，保持緘默，不表意見，才是俊傑。或者學一學現時代的厚黑學，來個落井下石。還怕不能得意於聖上，名列儒林正史？進身不得，才退而求其次，「思垂空文以自見」。當初如果明世理，順天意，逢迎拍合，傳諸後世，其名更揚，人人讚許！落得後來，一字一淚，累人累己，還一直在那兒痴人夢話：「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怎麼心心念念，不離這些酸氣？怪來怪去，都怪孔老二，盡喜歡做些反潮流的事？刪詩書，訂禮樂，還作春秋！把個讀書人局限得死死的，更特別強調述而不作，限制今日的文學創作觀，難怪到處遭人唾罵。而那

盲從附會的孟老夫子，還在那兒狡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死拉活賴，就是不肯承認落伍，不肯丟棄那害死人的臭包袱。也幸而他生於戰國，否則，比之今日，孟老夫子縱然好辯，縱然強調十倍的人性本善，也抵不住現世界的羣起而攻之了。

手持書冊，忍不住心中那股悵惘，埋怨歸埋怨，總是要面對人生，俯首下看：「天生我就對華文這科興趣濃厚，打算今年畢業後即赴臺就讀中文系。不知怎的，即使許多朋友同學師長告訴我這一科唸了無啥出息，我還是深深喜愛她。最最起碼，我自其中尋得到我自己，也了悟到先人的耕耘及心血，更從那至情至性至理的文章中，發現了我們的根不止深厚，我們的文化不止悠遠，更知曉我們不但不能作罪人，我們更應該去發揚她，因爲那是含著血濃於水的一份情啊！」

總有一些痴人痴事，只得逐字下評，我總不能扼殺人啊！□



意境

真實

*方心

你們要真實，青年們；但這並不是說，要平板地精確。世間有一種低級的精確，那就是照相和翻模的精確。有了內在的真理，才開始有藝術。希望你們用所有的形體，所有的顏色來表達這種情感吧。

只滿足於形似到亂真，拘泥於無足道的細節表現的畫家，將永遠不能成為大師。要是參觀過義大利境內的墓地的話，無疑地你們會注意到那些負責裝飾墓地的藝術家，多麼幼稚地，在他們的雕像上，專以模仿刺繡、花邊、髮辮為能事。也許這些做得精確，但既然不是出於自己的心靈，也就不會真實。

（羅丹：「遺囑」）

彫刻家羅丹死前忠心耿耿的告誡我們：「你們要真實，青年們。」又說：「有了內在的真理，才開始有藝術。」耗費一生的探索所得出的金玉良言，我們能不淨心聽取嗎？

彫刻家的話用在文學（任何藝術）上何嘗又行不通

■「意境」徵稿

閱讀文學作品，常會為其中一些珠璣雋語所動，有時是微微的激盪，有時却是無以倫比的震撼，教人久久不能平息。

「意境」歡迎您的投稿，請將閱讀過的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最讓您感動銘心的片段摘錄出來，附上簡要的感想，寄給我們。文長六百字左右，摘錄的文字後請寫上書名（或篇名）及作者名。

呢？最近，許多人在大聲疾呼道：「我國當前社會上面對的問題繁多，正是用文字真實地反映出來的絕佳機會。」這話是說得沒錯，但我們卻必須有這種先見：僅僅在文字中顯現出群蛇竄動，或描繪幾張政客的嘴臉，或呈露一張老嫗孤苦無依的臉容，這畢竟是不足夠的。而且，這種文學也不充分。

也許我們不必成為大師，但只滿足於作一個形似亂真的文字匠，我們屑為嗎？

條鞭炮，燒了大半了。孫四房回過了頭，眨一眨眼。

「劉家小媳婦！我想妳啊！」（李永平：《吉陵春秋》「萬福巷裏」）

語言的應用，李永平獨具個人清純洗鍊的特色。氣氛的營造，文句疏密有度，長短相宜，活潑有變化。上述描寫萬福巷迎神的熱鬧場景和孫四房以暴力侮辱棺材店老板劉老實之妻長笙之前的文字，着墨不多，卻活靈活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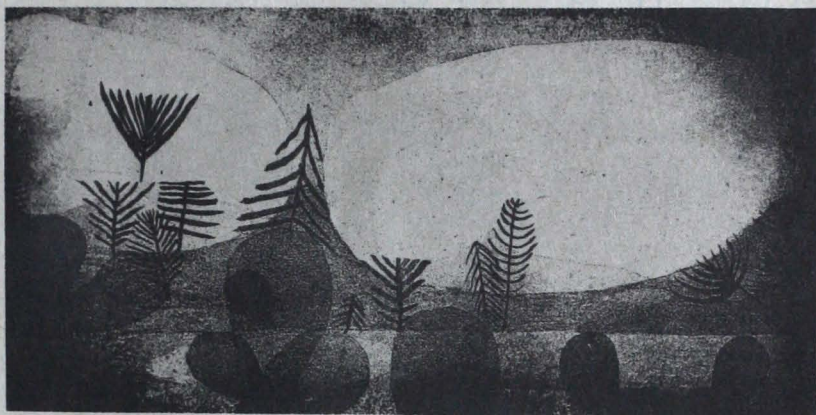
雖然，作者在這小說中並未標明時空所在，但他所要表達的可能是在「萬福巷裏」這個罪惡之城中心心的微妙變化吧！

在描述大流氓孫四房乘着酒興把長笙強姦了的這一段，作者在緊要關頭突把鏡頭移至眾人迎接觀音神轎的群眾場面，卻叫讀者在下篇「日頭雨」時再重複這個片段，無疑是吊人胃口。幸好，整個故事人物的交替處理，顯見佈局巧思，不落俗套，應是一得！

心城

*祁殷

孫四房吃了一天酒了，臉上泛起青來，膝頭一軟，打了個踉蹌靠到了棺材店門上，抹着汗，喘着氣。巷子裏迎了一個鐘頭的菩薩，夜，也深了，鎮心吹起了風，噓溜溜空洞洞一陣響了過去，簷中下那一長排娼家的水紅燈籠，顛顛地，有一下，沒一下，好半天只管晃蕩着。整條萬福巷早已燒成了一片，噼噼啪啪，煙煙騰騰，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家家門口，竹竿挑起的長長一



死亡

* 南白

當我想起我的老家——現在誰也不在那裏了——我想像以前一定和現在不同，從前，大家都相信（或者猜測）每人有自己的「死」在身體裏面，就像水果中藏着果核一樣。孩子們體內的「死」是小小的，成人都是大的。婦人們是在子宮裏，男子則在胸中，每個人一直就「有」它。這事實使一個人有單獨的尊嚴與沉默的驕傲。

（里爾克：《馬爾泰手記》）

不知從何時開始，就意識到有一道「死亡」的陰影常常當頭罩下，或走着時，或坐着時，或睡着時，無時無處不在，每一個人都不能或免的有這種對死亡產生焦慮的體驗：越來越近了，越來越清楚了……。

近了？清楚了？卻又全然不是，只是個人神精質的感受罷了。年少時，每當提出「人為甚麼會死？」的疑問時，總會招來年長者的「斥責」：怎麼恁是想不通？後來，自己年紀稍長時，經

歷多一些時，想想，其實他們也是不同程度的想不通，無法給我們回答而已。

在「死亡」這道陰影的籠罩下，渺小的人難免就會感覺挫折，於是不同的人就尋找不同的「慰藉」：宗教、書本、工作、酒精、肉體……，不一而足，態度是有卑也有亢的，不卑不亢的人太少了，你以為聖賢這麼易為嗎？

物慾

* 張文

除非帶著愛心，人不應該購買任何東西。任何物，都應該永遠屬於最愛它的人。麵包給最饑餓的人；甜食給偏好它的人或吃過飯的人。你可依據這些理由來解釋大眾的醉酒：他們喝酒為的是忘卻他們沒有那些渴望得到的東西；更進一步，上層階級的醉酒也可用相同的解釋。醉酒無他，只是幸福的代替品罷了。那等於是你去買一個夢——當你沒有足夠的錢去買夢中之物時。給你醉夢的瓶子，只要你喝醉，就值回票價。可怕的是，人根本不能

澈底地醉。

（紀德：《紀德日記》）

除非不是凡夫俗子，否則不可能沒有物慾的。去餐館吃一餐飯，逛百貨市場買一件衣服，到戲院看一場電影——這是一般布爾喬亞最起碼的物慾。一般人能快快樂樂的過一生，不外是人際順遂，物慾得到充實的滿足。

如果真要帶著愛心才能去買東西，那可以買的東西一定會相形減少了，畢竟我們常常只是在糟蹋東西，因為我們的要求通常是十分而不是七分——十分飽、十分滿意、十分好看。而且，我們也時常把需要和愛搞混，試想想，「我需要你」和「我愛你」豈止有天淵之別？

我「愛」喝酒，也「愛」因醉酒而得到幸福的感覺。我卻不「需要」特意天天去酗酒來尋求幸福。過度的、超過基本物慾的，都是危險的——這是現代人常常要提防的吧？





姚先生：

您好。

近日在趕「零餘者」之二之三，希望能早日脫稿，因「零餘者」之一已刊在《蕉風》多時，之二、之三尚未完成。我寫小說的速度向來慢，常常寫了某個情節不順，就擱筆一段時間再繼續，這一擱幾乎擱了一年。

我不太勤於寫信，所以詔諭的信和王祖安的邀稿我都沒回，向他們問好。

商晚筠於新加坡
八月廿六日

王祖安先生：

四月廿號收到一封《蕉風》的約稿信。很慚愧，身為寫作人，竟然沒給《蕉風》寄稿。當然，很久很久以前寄過的，都不算了。亞羅士打買不到《蕉風》，聽很多人說《蕉風》改革得很潮流化了。真不曉得《蕉風》要的稿是甚麼類型的，如果又是像《學報》那種感月吟風的話，我這陣子真的寫不出來了。

最近我除了小說之外，也依舊堅持着那份寫詩的熱情。不過，以前寫詩，總是寫得很美，美得來沒有真實感。所以最近在想盡辦法擺脫那種美而不實的詩風。我想，理論是理論，如果每寫一首詩都要死死跟着理論走的話

，也未免太沒樂趣可言了。所以寄上的兩首詩，絕對是擺脫理論的，只求寫得親切、生活化、趣味化。我認為：如此才像完全的自己筆下的詩。

隨稿寄上回郵信封，如果不適用的話，盼能盡速退還，感激不盡。

陳紹安

一九八七年七月廿日

編者按：《蕉風》從沒有限定作者要寄甚麼類型的稿，只要內容言之有物，文字、技巧可取，我們一定樂意刊出。

祖安：

我想到這個鬼故事，並不恐怖的。但很新。會嗎？一群鬼青年，竟然也會愛好文學，也會欣賞我。

我一向認為，鬼並不可怕，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地過活，只是在不同的空間裏。只是因為我們對他們存有害怕的心理，所以，我們都把他們丑化了。

他們也一樣愛吵愛鬧，愛開玩笑。但因為我們對他們沒有認識，沒有愛，所以，他們在的地方，氣氛也變成恐怖了。

我一定寫得不好，因為這是我第一篇試探性的怪談。寄給你，當作「鬼的專題」，不知適合

嗎？祝

文安

菊凡敬上

八月廿九日

編者按：《蕉風》準備在近期推出一個「鬼的專題」，我們希望大家寄來這方面的稿，舉凡鬼小說、鬼詩及談鬼的文章都在歡迎之列。

鬼，是人類心靈脆弱時的產物，文學作品中將鬼拉進來時總有一種「直指人心」的企圖，當然，我們做這樣一個專題，也是希望在提供趣味性的同時，能做到這一點。

祖安仁者：

謹依您的邀約，以扎記方式，寫一些個人在學佛及生活中的體會，投給貴刊。

題名「雲水閑話」，雲水是取自「行雲流水」的出家生活方式之意，表示一個出家人在生活中的一些經驗，以閑話方式來表達。

我是第一次寫這樣的稿，可能寫得不好。

很感謝您的邀約。

編安

繼程

八月廿五日

《蕉風》編輯：

看到大家都這麼賣力給《蕉風》寫稿，我只好硬下頭皮，擠出一些詩來。以前在學院讀書時，看到同學們都在埋頭苦讀，自己也變得不怎麼瀟灑了。

讀書如此，寫詩，原來也如此。

敬頌

大安

黃廣青上

祖安、韻兄：

謝謝來信，我已把祖安有關《蕉風》東馬專輯的獻議轉達砂勝越「星座詩社」的出版與編輯小組。

我們感激《蕉風》對東馬文學動態的關注，並決定在今年九月末把有關稿件寄給《蕉風》。由於無法在短期間聯絡到沙巴的作者，所以這個專輯將只限於砂勝越的。

寄上「星座詩社」主編的「煙火」第三期，不知您們是否已讀過？

祝

編安

謝永就

八月十一日

貓城

編者按：東馬專輯預定先推出砂

勝越作者的作品，沙巴方面聯絡上後，當即隨後推出。

東、西馬的寫作圈子向來很少有聯繫，我們做東馬專題，主要是要讓西馬的讀者對目前東馬的創作情況有所瞭解。

希望東、西馬兩邊經常能「互通聲息」，彼此激勵，為建立一個活潑的文學創作環境而努力。

編輯們：

好！

近來在偶然的機會下，見到了《蕉風》擺在書店，於是順手就拿來翻閱，才驚覺除了《中學生》、《椰子屋》與《朋友》這些適合中學生的書刊外，還有一本如此高水準的刊物。（並非抬高你們，而是自己真的從來未曾閱過如此的刊物，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吧！）真是又驚又喜。

我發現到《蕉風》裏的文章多不是中學生的作品，是不是只讓大學生與社會人士投稿？投稿園地有那些，甚麼性質的文章才適合？可不可告訴我？

就此！

祝 快樂

讀者：

林瑞寶上
九月四日

編者按：《蕉風》開放給任何人投稿，除了詩、小說、散文等文學創作，書評、影評、藝術論評也請寫來。為鼓勵年輕人（當然包括中學生）創作，我們將增多「新葉篇」的頁數，請各中學華文學會將本校同學的作品收集寄來，我們將每期挑出各校具有潛能的作品集中刊出。

祖安：

來信已經收到。謝謝。

你提到的斷想，或許我有了斷想，就寄給你吧。

現在先寄上一篇小說。你看能不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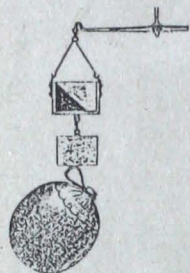
寫小說是很好玩的事；可是，抄小說卻是煩不勝煩。這篇小說寫得快，抄起來卻要了我好幾星期。斷斷續續的，討厭死了。

還是你們寫詩的爽，不怕多抄。但是，詩是那麼容易寫的嗎？只好回來寫小說。

我已經讀到 404 的《蕉風》。訪問記編得很好。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機會跟其他作者聯繫，可惜。整本《蕉風》都很整齊。請代我問候姚生。祝你們都快樂。

小黑

七月廿日



鏡裏鏡外

談商晚筠的「蝴蝶結」

*曹淑娟

商晚筠的短篇小說「蝴蝶結」，初見標目，以為應是寫着嬌憨少女的一段成長歲月吧，或許也有一點輕聲微淚，總能輕易疏解的。讀畢，卻發現文中交映的眞幻虛實也將光影錯疊到文外的世界來，各種平凡常見的意象，在作者最後樹起的雨夜幻鏡裏，發散着殊異的光暈。

中外文學理論都會使用鏡子這個意象，有時它可以代表藝術作品或作家心靈，反映外在現實或眞理；有時它代表藝術作品反映作家心靈；有時它用來指陳藝術作品只是鏡中的映象，這映象，朦朧虛幻，難以拘執，但在不可執着中，它又傳達了某些不可傳達的訊息。後者是中國傳統詩論中普存的觀點，如論「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興會超妙」、「往往入禪」，重在心靈經驗情境的呈顯，而非事實的複述。茲不論作者是否自覺及此，「蝴蝶結」一文出以小說型式，其創作意念卻隱然與此契合，整篇文字就是一重鏡裏幻象，鏡裏又有鏡象相照，它不講求情節的逼真與合理，也不故意扭曲，只是以徘徊透明的一縷遊魂，彷彿照見了人生的虛實不定。從這一角度來看，這篇小說也就顯得相當清新可喜了。

小說篇幅不長，情節也算簡

單，作者關心的是一場眞實與虛幻的遊戲。內容大概如下：一位幹練的女記者有位疼惜她的媽媽，童年，媽媽總愛幫她穿漂亮的紗質裙，繫上一只漂亮的蝴蝶結。十四歲時，首次與生母見面，才曉得自己是養女，她將紗裙和蝴蝶結撕到破爛。此後，她又和生母見了二次面，前一次她發現生母住在黑街，最後一次見面，則是爲了替報社撰寫一篇黑街玫瑰的報導。自此生母一病不起，她拒絕往見最後一面，然後抱着「只是來跟她一筆勾銷」的心情回去奔喪。小說的時空就定在她回家的雨夜和家園，中間穿插回憶，包括她和媽媽親膩溫馨的居處，以及和生母劍拔弩張的會面。直到最後才揭露出：這一趟歸程不單純是奔喪歸來，而是她自己魂魄歸來，對親愛的媽媽和成長過程中的傷痛，作最後一次親炙和回顧。因爲奔喪途中，長途巴士在高速公路出事。

整篇小說的意義全在照映中顯現，零散的意象也透過彼此對照而得到統合，像鏡裏鏡外的半壁江山，虛虛實實，眞眞幻幻，合成一個世界。蝴蝶撲翅奔忙，穿梭其間，分不清那邊才是眞實可居的人世，終於停在穿越的中線，定爲一隻不動的蝴蝶結。

媽媽與生母是第一重對照，

同是母親的身份，卻在彼此的襯托中凸顯各自的形象。媽媽是未結婚的貞潔處子；生母是長期接客的黑街妓女。媽媽溫柔，關護她；生母潑辣、捨棄她。媽媽呵護她做了十四年的鏡裏公主；生母打破幻鏡，讓她成爲現實中的孤女。媽媽給她蝴蝶般美麗的童年；生母出現喚醒了蟄伏心底的復仇之蛇，盤據不死。媽媽容顏不甚分明，溫熱的胸脯、清甜的體香，似大地般無慰疲憊的遊魂；生母容貌美麗，卻像帶刺的玫瑰，帶來疼痛和羞辱。若說媽媽護持下的快樂生活是鏡裏幻象，那麼生母所揭發的殘缺事實是不可否認的眞相。但是生母並未帶領她歸屬眞實的人世，她們的三度會面，先是毀了已有的世界，再則毀了未來親情復合的希望，最後則是毀了彼此的尊嚴，各自走向生命的終結。一層層的剝蝕、抽空之後，只餘下透明的遊魂虛懸飄蕩。相對地，媽媽則始終篤定眞實地留守熟悉的家園，讓她可以渴想，可以撫觸，可以養傷療痛。然則誰眞誰幻？孰虛？孰實？

蝴蝶與毒蛇意象的運用，強調了這份游離於媽媽與生母間的虛實不定。

童年，媽媽總愛這般哄她：「從從，穿美麗的裙子，就得打

出了公主的幻鏡後，蝴蝶不再美好，
而沉沉地鬱凝爲不解的情結，伴隨仇恨出現。
復仇的儀式荒謬難堪，
她以年輕的露絲作爲當年露絲朱的替身，
終究只是一個假象……，
復仇的蛇信吻傷了蝴蝶、生母與自己，
剩下的便是收拾兩敗俱傷的場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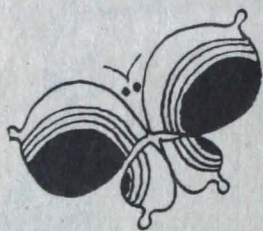
一只漂亮的蝴蝶結，嗯——讓媽媽看，從從多麼像高貴的公主。」蝴蝶的第一重取義便在它的漂亮、高貴，將活在媽媽呵護讚美中的快樂具象化，她一直真實地體驗着這份快樂。直到巫婆出現，公主的原來身份被揭穿了，她竟是來自黑街的私生子，「我把蝴蝶結和裙子撕到破爛，然後躲到屋後院一個直角的牆落。」蝴蝶璀璨嬌貴，同時也脆弱易亡，童年的快樂霎時遠離，一如蝴蝶的紛紛折翼，由色彩世界掉落到黑暗的角隅。

隨即醒轉的是「心裏頭吐信的毒蛇」，蛇象徵怨恨與復仇的意念，她恨二個女人，並採取了報復的行動，先則緣於怨恨媽媽騙她的情緒，她幻想着生母應有一段凄美的愛情故事，才無奈地將她送人，因而萌生了找尋生母的念頭，企圖去聯繫母女親情，而冷硬地決定離開媽媽。再則當她往尋生母，發現事實後，重新體認了媽媽的愛，怨恨與復仇的目標便都集中到那二十年紅遍黑街的露絲朱身上，雖經理性壓抑，終在她們第三次重逢時暴起高潮，她的心情並不徹底，強烈的仇恨來自對溫情的強烈渴望，心底的蛇探向媽媽時，得到飽足而溫柔地蟄伏，當探向生母一方時，則昂首吐信，隨時突擊。

至此，蝶與蛇仍只是大家熟悉的用法，表現了單純的意念，一直到母女第三次相逢，才有進一步的發展。那次，女兒爲了替報社作「黑街玫瑰」的報導，買了菸酒，假意孝敬生母，拍下了「二十年前最紅的 Rosy 朱仍還住在黑街一號嗑瓜子吃黑狗啤，且風韻猶存」的照片，並在言語上侮辱了生母，然後到當年母親懷她的地方，找來新一代的露絲，拍攝她的身體以取得報復的痛快。令人驚動的是，她讓露絲用嘴啣住一條緞帶，上面繫了只蝴蝶結，在這裏，蝴蝶與蛇正式碰面，溫情與快樂死了，淪爲仇恨口邊的一抹嘲弄。繫上蝴蝶結，原是母愛的流露，此處則爲女兒因生母未嘗付出母愛的反諷，出了公主的幻鏡後，蝴蝶不再美好，而沈沈地鬱凝爲不解的情結，伴隨仇恨出現。復仇的儀式荒謬難堪，她以年輕的露絲作爲當年露絲朱的替身，終究只是一個假象，那真實的身體另有其真實人世中的身份，不是生母，接受她刁難的擺佈，並非爲了完成她的復仇，只是一樁黑街的交易，二人以不相應的心態共同參予這場表演，然後儀式（也是交易）結束在母親的替身咒罵女兒：「狗娘養的！」將荒謬推到了極點，復仇的蛇信吻傷了蝴蝶、生母與

自己，剩下的便是收拾兩敗俱傷的場面了。

朱露絲一病不起，要求見女兒一面，若在童話故事裏，結局可能是女兒原諒了生母，毒蛇隨之死去，蝴蝶重新復活，只當是結束了一段惡夢，公主與皇后又快樂地生活在一起。作者以童話型式開端，並不如此結束，人性情理牽扯糾纏，人往往自身作不了主宰，甚且終以身殉。「人們總說，打毒蛇，要一棍把牠打死，否則，天涯海角，牠會帶着復仇的毒液隨時突擊。蛇受傷無數次，卻總不肯死。」仇恨如此，情愛亦如此。因而結局是，生母走了，蛇仍盤踞，女兒答應回去，不是服喪，「我是來跟她一筆勾銷」，蛇不肯輕易死去，如何勾銷？不得不逼到最後的絕境：死亡。奔喪途中，「長途巴士與兩部樹桐囉哩（貨車）雨夜相撞」，雖是意外的交通事故，但內在理路發展卻是合理的。當通過生死線上狠狠撞擊之後，生命都可無覺憂傷地捨離了，生之種種愛恨糾纏還要苦苦相隨麼？毒蛇死了，浮昇而起的又是蝴蝶的光彩，所以小說結束在女兒與媽媽最後一次的親切撫觸，恍惚又是童年相親印象，但回不去了。鏡裏的蝴蝶是虛，鏡外的毒蛇也不真實，而死後的世界呢？回顧之



際，出入於虛實真幻間，一程又一程的漂泊，那一段才是生命的真相？令人不禁想起莊子夢蝶的寓言：「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這裏雖沒有生命的澄淨了悟，卻隱隱叩問了人世情執的謬悠與流轉不定。人都是一隻蝴蝶，黑街玫瑰是一只美麗的蝴蝶結，她也是一只帶刺玫瑰上的蝴蝶結，只是較小早夭而已。所以她在玫瑰花束上打二只蝴蝶結，悼懷自己母女。這可算是作者最後賦予蝶的沈痛喻意了。

最後要談的是：作為全篇主結構的歸程，實為奔喪與幽魂歸來的雙重疊映。女兒應允歸來，行程的起點是為着生母的死；但在雨夜的高速公路上，長途車肇了禍，雖然「還繼續上路」，但已是死亡之車接替了行程，她孤魂來歸，辭別媽媽與家園。作者不露痕迹地兼寫二者，並以兩種筆法交替鋪展歸程：冷漠的舉止交待，真切的感覺傾訴。

第一類筆法表現從答應回來起，一直抱着保持距離、與我無關的冷漠神情，想將自己置身事外，及至自身追隨了生母的死亡路途，這口吻依然不肯改變。因

而這部份文字表面上似乎仍廣續與生母的冷戰，實則成了與自我的疏離。她說：「我不覺得我殘忍，心裏也全無生離死別之痛。我猶如趕到肇禍現場看一件屍體。」一方是對生母的冷漠，一方卻是對自己死亡的感覺，無憂無傷。她站在棺尾側，冷眼凝望的「那張清麗得易教人忘記詛咒和厭恨的臉容」，與其說是風韻猶存的母親，無寧說是自己，作者於此無意指明，然文中另透過生母之口，指出母女二人眉目口鼻如印製般相似，那棺中的人便同時是母女的形軀，二人一病一傷，都非死在家裏，棺木放在屋外搭起的帆布蓬，讓她孤魂回來守着（雖然生母或許不停棺在媽媽家裏，她的魂魄仍可能憑弔過生母的遺容）。而「我拒絕去嘗試喜歡她」，除了表白一向排拒生母的態度，彷彿也承認了十四歲以後的自我傷害蹂躪，那回來與生母一筆勾銷的初衷，也延伸到與自己的愛恨糾纏一筆勾銷了。

第二種筆法集中在歸至家園後，體驗到浩瀚的孤獨與冷寒，並毫不隱諱對媽媽溫情的渴求，由一般夜歸游子的心境逐漸加深死亡的陰影。夜、雨倉促下着，她渾身濕透，冷寒得顫抖，是泅渡過生死界河、失了血氣的陰寒。強烈渴望着媽媽溫熱的胸脯、

清淡的體香，是幽魂對人世最後的依戀。她在無邊孤獨中自己叩開廚房後門，上樓，跪在床側，「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仔細了媽媽完美無疵的純潔乳房」，並珍惜地「輪流吮吸我孩童時候不曾吮吸的奶頭」，然後替媽媽扣回衣鈕，拉好被毯，退後，磕了三個頭，這一番舉動是生命的禮讚，一如農人吻別大地，漁夫告別海洋，正式宣告她不是歸來的遊子，而是即將遠行的孤魂，不等頭七，便急急趕回來辭別。

在現今許多作家喜愛以攝影鏡頭獵取現實事件的風氣中，商晚筠如此的文字可算是異數，猶如祖母粧臺上一面小雕花菱鏡，從看似古老的框架中，去照映無分古今的影像。她以縣密的文字探觸人世浮移與人性癡迷，精細的鏡象映疊，激湧着飽滿的藝術情趣，虛實、真幻對照流轉，又有它迷亂中的秩序線索，縱使尚有微瑕（如腕錶時間始終定在五時一刻，似乎表示死後不再有時間的度量，但遊魂又能很快地辨識四天前報紙），但已足令人欣然拭目，等待她拓展更開闊的關懷層面與表現技法，開闢文壇新的景觀。

電檢制度嚴厲，
最直接影響我們的，
是名片佳作看到的機會，
將越來越少。

電檢怨

* 公羽介

五月號的《蕉風》，我分別在兩篇文章談及今年六月舉行的「英國電影週」的名單，並強調電檢處一旦不出問題，本地觀眾就有機會看到一些佳片。

結果當然出了問題，而且是原定八部片子中的五部。《射擊派對》(The Shooting Party) 個人沒觀賞過，沒甚麼意見可提，其他四部：《歡樂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翡冷翠之戀》(A Room with a View)、《私人集會》(A Private Function)，以及《收音機廣播中》(Radio on) 之成為飛走的煮熟鴨子，卻肯定是大家欠缺眼福。

《歡樂洗衣店》和《翡冷翠之戀》碍於前者的涉及男性同性戀床戲，跟後者的任由三名大男生（其中一位還是神父！）在公園的湖裏裸泳、追逐、嬉鬧，電檢處老爺才管不了是否合乎劇情發展需要，總之手起刀落：剪、剪、剪。

上述兩片的確挨了電檢處不止一刀。但是剩下的三部電影，都只不過剪了一處而已。按照我國平日處理是類事項的作風，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影片受檢，「修理」就「修理」吧，事後照常推

出「清潔版」便是了。

如今問題是，英國方面為了尊重片子的完整性，就是堅持一刀也不準動，否則敬請退片了事。

而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外文化泱泱大國的心靈十分開放，拍片題材可以被視為禁忌的，實在是所剩無幾了。處於這種情況底下，我國的電檢制度開倒車（請和以前的處事態度相比），是不是有自尋封閉之嫌？

因為英國方面不肯讓步動剪，據悉吉隆坡的英國文化協會曾經去信予倫敦的頂頭機構，抗議這種處事策略不止影響馬來西亞，也將影響整個的東南亞區域。

不管英國方面的反應如何，這個抗議都具體的反映了東南亞區域國家，對於文化、藝術等活動的不尊重……，你說，我應該為其他東南亞國在這方面，竟然和我國「同舟共濟」感到高興，還是為我國竟然甘心和其他東南亞國，在這方面「同舟共濟」感到悲哀？

電檢制度嚴厲，最直接影響我們觀眾的，除了必須多多容忍市面上流通的電影「殘缺本」，更必須明白，有時為了怕破財或者圖省事，各放映影片單位，無

論商業院線片商、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以及各文化協會在引入一些片子時，都預先自檢，認為可能出麻煩的，一律乾脆不進口算了。

易言之，我們能有幸看到的名片佳作，將越來越少。

就我所知，今年九月瑞典大使館原有個電影週，可是送檢的四部影片，只有兩部通過——才剩下兩部又怎樣弄個電影週呢？看來整個計劃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至於電檢制度嚴厲，勢將引起的許多屬於間接層面的影響，則留待方家去置評了。

不過，其中有一點我倒是時時不敢或忘的，就是在國外時，無論私底下作文化上的溝通，或者正式場合合作學術性的交流，千萬不能等閒引用在國內看過的電影版本來舉例，或者隨便開口對某部片子的一些段落作出評論，要不然被人誤會連片子也看不懂，便口放厥詞，那面子可就丟大了。

實在是啞子吃黃蓮，總不成凡舉例前，都不斷的去解釋，本地的電檢制度所造成的後遺症吧……

□

二葉一花

* 公羽介

* 英瑪褒曼執導的《婚姻狀況》



馬來西亞藝術電影會十月的節目和九月的相比，當然是九月的較為精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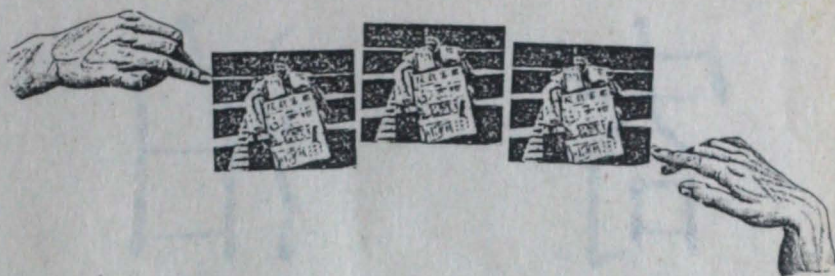
九月的三部片子：章國明執導的《邊緣人》、希治閣執導的《奪魂索》(The Rope)，以及喬治洛希爾執導的《蓋普的世界觀》(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即使不是每部片子皆全面成功，可是卻都具有代表性、特色，以及令人念念不忘的地方。

譬如《邊緣人》，應該是香港製作的少數傑出警匪片之一，也應該是章國明至今為止最好的一部電影。

例如《奪魂索》，除了是希治閣的第一部彩色片，在片中他實驗將鏡頭的轉換次數減到最低，甚至拍攝時在不得不更換底片（所以必須轉換鏡頭）的情況底下，之間的中斷，也盡量在「暗中」（好像在櫃裏）過場，力求觀眾不察，更是十分有趣。

又如《蓋普的世界觀》，雖然不似約翰艾文狂想曲式原著般對美麗文化嬉笑怒罵之餘，蘊含着現代人置身於現代文明的悲涼感，形神俱佳，不過也已經不辱使命，改編得頗為出色了。

十月的三部影片，除了英瑪



褒曼執導的《婚姻狀況》(*Scenes from a Marriage*) 精采之外，其他兩部，即法蘭西斯福特柯普拉執導的《雨人》(*The Rain People*) 和道格拉斯譚波執導的《默奔》(*Silent Running*)，僅屬中規中矩成績而已。

如果《婚姻狀況》算是牡丹，《雨人》和《默奔》則該歸為綠葉了。

1. 《雨人》(1969, 美國, 一百零一分鐘, 彩色)

放映時間地點：十月二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十月九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雨人乃指雨造之人，當他們哭泣時，亦是他們消失之刻，因為他們將會把自己哭掉。

很淒艷，對不對？

故事主要敘述一位對婚姻感覺厭倦的孕婦離家出走，在路上載了名頭腦遲鈍的前足球手後，發生的一段遭遇。片子結果沒想像中的淒艷，然而導技和演技（

可以看到年輕的占姆斯肯恩）頗佳，足以稍為「將功贖罪」。

2. 《婚姻狀況》(1973, 瑞典, 一百六十八分鐘, 彩色)

放映時間地點：十月十六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十月二十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注意：不是長達六個小時的電視版本，而是後來重新剪輯成電影，到處放映的電視電影版本。

本片刻劃一對男女從結合十餘年、分手，至重續前緣（不過今次不存婚姻的合法關係），把婚姻得失的因由和過節，直率而感人的一一訴盡。

羅維明談及英瑪褒曼執導的幾部電影：《羞恥》、《紅杏》，以及本片時曾表示：「儘管他們懷着中產階級的看法，但他以表現主義手法直指現實世界裏情慾的糾纏來反証愛情的真諦，使我們感懷於他那顆近似懺悔的心。這幾部愛情電影就像一面鏡，

照見了許多人的羞恥，迫切的程度是其它愛情電影所難望其項背的。」（引自《英瑪褒曼何時他才面對自己？》一文）

3. 《默奔》(1972, 美國, 九十分鐘, 彩色)

放映時間地點：十月廿七日晚上八時於英國文化協會；十月三十日晚上八時於馬來亞大學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禮堂。

導演道格拉斯譚波 (Douglas Trumbull) 的處女作。他的聲譽，更聞著於替《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和《第三類接觸》等片作特技設計。

這部科幻片，乃描寫在二〇〇一年，一群太空人在太空艙裏研究和培植碩果僅存的一些蔬菜水果，以備重新建設已被核子破壞的家園：地球。

要是說本片有何特別值得一提之處，就是早在喬治盧卡斯執導的《星際大戰》裏的可愛機械人面世前，本片便預先代擬了「藍圖」。

寄泊站



韋暈，原名區文莊，一九一三年生於香港，一九三七年南來後，以「上官秀」筆名發表作品。他的生活經驗十分豐富，從中汲取素材寫成小說，無不可觀。

這本列為「蕉風文叢」的《寄泊站》，是韋暈多年創作的結集，內收十篇短篇小說，對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其一貫獨到的描寫。

書名：寄泊站(短篇小說集)

作者：韋暈

出版：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定價：每本馬幣四元

郵購：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 Jaya, Sel.

韋暈短篇小說集

無題

*方 昂

之一

他們比較喜歡我面對朦朧的星空
恍惚的神情。當我舉起清醒的雕
刀，在壁上刻下稜稜角角的漢字，
暗影中彷彿就有人喁喁私語了

如果我刻的不只是漢字，且是
清清楚楚漢人的心迹。暗影中
的人聲沒了，只留下暗夜忐忑
的心跳，以及黑色的預言……

之二

每到黃昏，我就變成一隻鬃毛戟立的狼
當光亮越黯越淡漸漸淡成遠方一絲水平線
我就禁不住仰天長嗥
不嗥的狼是我做不到的
特別是月亮變成黑色的夜晚
雖然我知道夜，是吠不退的……



小事

*風客



我在地下鐵讀一本城市的書
對面三個吉普賽女人
她在拭擦雙手花了整天工夫
掏回來的碎錢
她很滿足

我放下書
心裏不快不安
書中說燈紅道酒綠
她正在專心數錢
我笨拙地僵坐一隅
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除了手中的書
還能掌握甚麼

她在那邊安逸
我在這邊忐忑
她邈邈一身
我衣著光鮮

城市的書掉了下來
我沒有拾起來



山，他們俯耳說些甚麼？

*謝永就

鬢髮皤然的雲們觥籌交錯
聚繞山鄉峯域
竊竊私語

一片樹林之國

因此滿佈流言

因此灰翳了視綫

因此，有樹噙着風乾的水

愚昧煙燻，揉擠着良知的淚

而有爛爛之眼的

乃須窺見飛鳥罹難的故事

在迷離假象中殞墜……

而山，只傳着鏗鏘灼灼的回聲

從未破戒撒謊的

山，你說他們俯耳說些甚麼？

陰霾低，天空在那裏？

曾爲話雨的

攔落水晶珠簾

變作拴綁心柱的繩纜條條綫綫

一陣點盪，一陣草人的抽搐

拉扯着胼胝漸生的感受

山啊，只傳着鏗鏘灼灼的回音

從未破戒撒謊的山

你說，國事滿懷的

這麼一樓風聲

該怎樣拂入良知的隙縫

一一吹動？

黃廣青的詩二首

愛 戀

紫絨鞋
涉過
內心
整座花崗岩
一株玫瑰
繁榮成林



劉溢畫

信仰

或許和我一樣，或許
不

雨着的十一月，我走過政府大廈
戰前就是這個樣子，雨也是
你還在說，戰時說過的話

過國會大廈我只想看那匹青銅像
被他人忘記的，我要更努力的記得

維多利亞，劇院或者音樂廳
「不常來，」你說，「戰前就是這個樣子。」

其他地方就不用逛了，戰前就是這個
樣子

「爲了愛……」
「矛盾的辯証……」

與月亮相對

*艾文

劉溢畫



月亮黃黃

流着水似的溫柔

輕輕對我說

她怕過漢高祖血光陰森的寶劍

撫摩過朱元璋和尚那頭顱

玩賞過武則天喜愛的石雕

說成吉斯罕蒙古佬

不過是彎弓射大鵬的麻痺症患者老人

也躺落 沒話好說了

朋友 你爲甚麼執着不快樂呢

我愕然 望着疏星

望着寬遠深邃的天空

久久無言相對

*楊雪詩三首



蓮珠畫

沉 默

於是，我們終於發覺真理往往隱藏在
眼眸後最無聲的語言裏

憤怒不是石頭
可以隨便拋擲

失望也不是

生活的旋律中有許多的樓宇

高低跌宕

千萬種姿態

而樓高風寒

或者低樓塵喧

都執守一個欲雨的禪機

讓億千個回首低迴中

你兀自是你

如微塵旋落

許多的樓宇

許多流言

在瓦與瓦之間

在窗與窗之間

流落如雨

於是，我們終於發覺事實往往隱藏在
眼眸後最無言的淚珠裏

時間給

用微笑你撲滅了灰塵
一條連接古今的道路
野花枯槁
飛花柳絮也都旋落的
長長的午後
你用陽光把我撫醒
用熱能帶來輕微的楚痛
百年的光陰裏
每人都蟄守歲月的驚懼
騎士從中世紀
殺戮着世代的白髮
渙散眸光破碎思想的罩雲，在長崎
我們原是破垣碎壤裏卑微的花草
卑微的遺忘
應該的存在

每個深濃的夜色留駐的長鏡裏
你悄悄游移
用竊笑剝落肅穆的樓瓦
莊嚴的生命猶如世紀末的歌劇
堅持在舞台
最後的鱗光
無數嬰孩的啼聲開始
然後靜止
蟑螂咬嚼的月色
碎落成餅屑
小黑鼠又溜進嬰兒房
噬咬照片上祖父另半邊的微笑
你悄悄游移
每個深濃的夜色留駐的長鏡裏
我唯有沉靜地用思想
聆聽生命悠悠冷冷的聲音

情書

每一天摺一隻雁
飼養在門前的田
每日用心一摺一壓一疊一揮
從手揮出去的雁
總是
飛翔得寧靜而
憂愁

蓮珠畫



插花

*丁雲



岩崎智廣的畫

毓燕每一次望着那條蜿蜒的道路盡端那片鬱綠的郊野，心裏禁不住一陣雀躍，嚷着對母親說：「媽咪，妳看那座山多漂亮哦，那片樹林好大哦！幾時我可以約同學到那兒去捉蝴蝶，採羊齒葉……」

母親聽了卻緊張得惶惶然，急促地說：「妳瘋了，小燕，那是個危險的地方，有很多壞人躲在那裏，一個女孩子千萬不要到那裏去！知道嗎？」

「可是阿細常常到那裏去，也沒碰見過壞人，她還告訴我，在那兒的老棕樹下，可以採到好漂亮的羊齒葉……」

「阿細？」母親加倍的緊張起來，「妳又跟阿細在一起？我早就告訴過妳，不要再跟那些新

村的騁孩子來往，妳怎麼不聽媽咪的話呢？」

每次見到母親這般的臉容，像是又擔憂又惶急，連平時優雅恬淡的儀態都消逝了，那梳粧得好似日本公仔的素淨臉譜變得扭曲起來——毓燕便一聲不出的轉身面對着鋼琴，叮叮噹噹的亂彈着高音階，似乎在渲洩她無聲的抗議。

可是毓燕又不能將剛才惹起的苦惱拋卻。因為她端坐鋼琴前，朝窗外直望去，偏偏是坡下那道柏油路，蜿蜒的伸展，而道路的盡端是她夢魂牽繞的那片蒼蒼鬱鬱的棕樹林。啊，她好想悄悄的溜出去，到那兒去捕蟬捉蝴蝶，採大大葉的彩葉芋，採那翠綠得像要滴出水來的羊齒葉……

天呀，她一瞬間又為自己胆敢闖進這個想像的禁區而砰然心跳了！「悄悄的溜出去！」她怎麼敢有這個念頭呢？

「小燕，妳怎麼不說話了？在生媽咪的氣嗎？」

回答她母親的是叮叮噹噹的琴聲。

毓燕一向是媽咪的乖孩子。棲身的家就像個堡壘，高高的築於山坡上。剛好在這個城市與郊區邊緣的幽靜地帶，一邊是高尚的住宅區，漫延直到繁華喧鬧的街場，另一邊卻連續着非法木屋、新村，然後是郊野。她除了上學，偶爾隨母親去拜訪 Aunt，或去看母親的插花講座，她的視野就僅限於此了。每天只能遙望

一邊的高樓和遠眺另一邊的村落和郊野，卻一步也跨不出這個困住白雪公主的「堡壘」。

她想，她已經十四歲了啦！

阿細十四歲卻甚麼都懂得了。懂得一個人到棕樹林去，採得漂亮的羊齒葉，送到城市的花店去賣錢。懂得騎單車，懂得那裏有清澈的小溪，懂得怎樣應付男生的欺負，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字眼是阿細教她的）。

「小燕，媽咪不是想罵妳……」母親跑來坐在她身旁。

做母親的發現這個聰明伶俐，美麗得像塊璞玉的女兒眼中那委屈、抗禦的目光，只得改變方法，聲音放軟下來。

「小燕，禮拜天，不要把自己弄得陰陰沉沉的。今晚媽咪有個插花講座，妳陪媽咪去，好嗎？」

毓燕停下手在琴鍵上跳動的指尖，咬了咬唇，也不是很執意跟母親抗衡，她輕輕的點了點頭，開心的笑了。

她倒不是對插花講座有興趣，而是可以趁機逃出這堡壘到街上去！可以到外邊去接觸多一些人，接觸多一些新的事物。對於一個在溫室裏長大的女孩子，即使是能夠在摩肩接踵的鬧市兜一個圈，呼吸一下混濁的空氣，無疑也是莫大的誘惑啊！

母親安心的摸摸她的臉蛋兒，撫弄一下她的頭髮，又恢復了她的優雅的姿態，回到樓下的廳子裏去了。

毓燕愉快的繼續她的鋼琴練

習。但心底仍縈繞着那心事。她邊彈邊無意識的睨一眼窗外，總是瞧見那木屋區的人烟嘈雜。塵埃、嬉鬧的孩群，摩多車駛來闖去；阿細忽然從村巷裏鑽出來，她推着腳踏車轉出大路，腳車手上掛着一把彎刀和一些繩索，她熟練的騎上腳踏車，朝公路盡頭那片野樹林踏去。

阿細大概又要去採羊齒葉了。

毓燕忽然想起媽咪剛才講的話，說野樹林那兒躲着很多壞人。她不由替阿細擔憂起來！阿細雖然胆子大，奔跑起來像羚羊一樣快！而且身上有把割草刀，但到底是個女孩子啦！如果真的遇到壞人——最近，她在學校常看到一些老師拿着報紙在談論這樣的新聞：少女被大漢強擄入樹林施暴。九歲女童被暴徒奸殺……

毓燕彈奏的曲調又亂了起來。

她瞭解到，阿細的生活很苦。阿細的母親早已過世了，父親是個散工，半做半停的，又喜歡賭博喝酒，也不顧家。阿細是大姐，她在學校唸書常拖欠着學費，雜費更交不出來。有一次班上的級任老師發動替她籌了一次款，同學們都把零用錢掏了出來，籌了兩百多元。當老師把這筆錢當眾交給阿細，她看到一向堅強冷漠的阿細哭了，眼淚嘩啦啦的流着，把許多同學也惹哭了！

毓燕回家來，馬上跟爸爸媽媽談起阿細的事，她滿懷希望的告訴爸媽，只要我們幫忙阿細付學費，直到她中學畢業，那麼阿細就不會再那麼苦了。

但是，爸爸聽完她的敘述，只是像聽到一件無謂的事，淡然的笑着，而母親竟然嚷着：「我看我要給妳轉校，這間中學怎麼會參雜了這樣的學生？要不是妳爹地是這間獨中的董事，我才不願意讓妳去讀這樣的學校呢！小燕，媽咪告訴過妳多少次了？不要跟那些新村裏的同學接近，他們像一群野孩子，會把妳帶壞的……」

「媽，妳有沒有聽清楚我在講甚麼？我是說阿細真的需要幫助，只要媽咪肯幫忙她，她就不用每天到油棕園那裏去採羊齒葉了……」

「小燕，媽咪現在要趕着去主持一個座談會，沒空跟妳談這些……就這樣了，晚餐叫桂嬪準備給妳吃，練完了琴，早點上床睡，知道嗎？」

毓燕因此賭氣一整夜。偌大的洋房只有桂嬪陪着她，她捉着桂嬪訴說了老半天鬱悶，桂嬪只是嗯嗯哦哦的，也不知聽懂了沒有。她索性開了錄影機，播了好幾個帶，全是母親的插花講座，插花試範的錄影。母親的儀態永遠那麼雍容優雅，聲音永遠那麼柔婉動聽，她正在做着一個插花試範。

「這是『錦繡年華』，主要的花材是黃玫瑰數朵，橄欖枝，羊齒葉、石頭……以鮮艷的色調帶着生氣蓬勃的姿態突出了主題……」

她看得厭了，便換了一個帶。陡地，熒幕上現出亂哄哄的

人潮，高舉着紙牌與布條在晃動，寫着鮮紅的大字：「強烈譴責強姦暴行！」「我們要生活在安全的環境。」「×××為何只活到九歲？兇手罪該萬死！」「呼吁……」鏡頭的焦點一直不定，在街頭遊移，掃過遊行的人悲感、憤怒、肅穆的臉。終於焦點定在一位婦女的臉上。

「啊，那是媽咪！」

毓燕聽到群眾全寂靜下來，然後是母親婉柔帶着激動而顫抖的聲調說：

「應該鏟除重男輕女的思想，真正貫徹男女平等。我們呼吁，應該禁止大眾傳播媒介把女性描繪成性的目標，使到我們身為女性，從八歲到六十歲，都成為性強暴、性攻擊的對象！……那些殘無人性的強姦犯，躲在社會的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對我們窺伺！我們要保護自己，也要盡能力保護妳周圍的姐妹們，免使他們受到可怕的傷害……」

這些慷慨激昂的聲音彷彿還在毓燕的耳膜邊迴蕩。

看着阿細騎腳車的身影漸漸模糊，消失在路的盡頭，她忽然沒頭沒腦的不安、憂慮起來。

也許一切沒想像中那麼美好，但也沒想像中那麼壞吧！阿細總是懂得照顧自己的。

「小燕，不要練琴了，該下來午餐了。」

「哦！」她情不願的離開窗口，一再回顧那道伸展向郊野的曲折的公路盡頭。

下午來了兩位 Aunt，跟媽咪談了一些插花、烹飪、文娛演出的事。跟着是無聊的閑扯——鍾先生最近的生意怎麼啦，又到日本和台灣去了？要兩個星期才回來？鍾太，妳不怕他在外面亂搞嗎？哦，信任他？要提防一下才好，比如他回來要檢查一下他的口袋、領口、行李箱，看看有沒有留下蛛絲馬跡，男人哦，千萬別太放縱他，太相信他。

母親總是不置可否，逸閑淡定的笑着，還叫了她彈了幾首曲子給 Aunt 欣賞。

好不容易送走了 Aunt。晚餐後，母親駕着車，和她一起赴「花藝」會的講座去。母親不忘一邊的叮嚀着。

「小燕，等下妳要乖乖的，別亂跑，知道嗎？」

「知道了，媽咪。」

「碰到相熟的 Aunt，不要亂講話，知道嗎？」

「知道了，媽咪。」

「聽到別人鼓掌，妳才跟着，知道嗎？」

「知道啦！」

插花講座比她想像中悶，只是在開始時母親的一段講話惹來聽眾熱烈的掌聲，帶給她一些興奮。接下來的插花試範、講解，她都沒聽進去。她坐在最後排，無聊的玩弄着髮辮上的花結。

「『錦繡年華』，主要的花材是……」

毓燕感覺心裏有種壓抑感，有些煩躁。她斜睨了一下虛掩着

的側門，忽然前面晃現一張黧黑的臉孔，那不是阿細的弟弟嗎？他怎麼會在這兒？只見他拿着一把羊齒葉，遞給協助插花試範的人員。

她突然不顧一切的鑽出側門，追上剛要離去的阿細的弟弟，急急的問：

「阿泰，為甚麼是你送羊齒葉來？你姐姐呢？」

阿泰惶然的整張臉都泛青了，他口唇顫動着，終於迸出一些話來：

「姐姐她很遲都沒回家，我……我跟隔壁的強哥到油棕園去……去找她，只是找到她的那把割草刀……和一捆羊齒葉……」

毓燕覺得腦子好混亂，像纏着一堆亂麻。她不能明確地理解發生了一些甚麼事。

噢，她可不能讓媽咪一轉頭，發現她的溜跑，連忙偷偷的鑽回講堂去。幸好媽咪正專神的講解一些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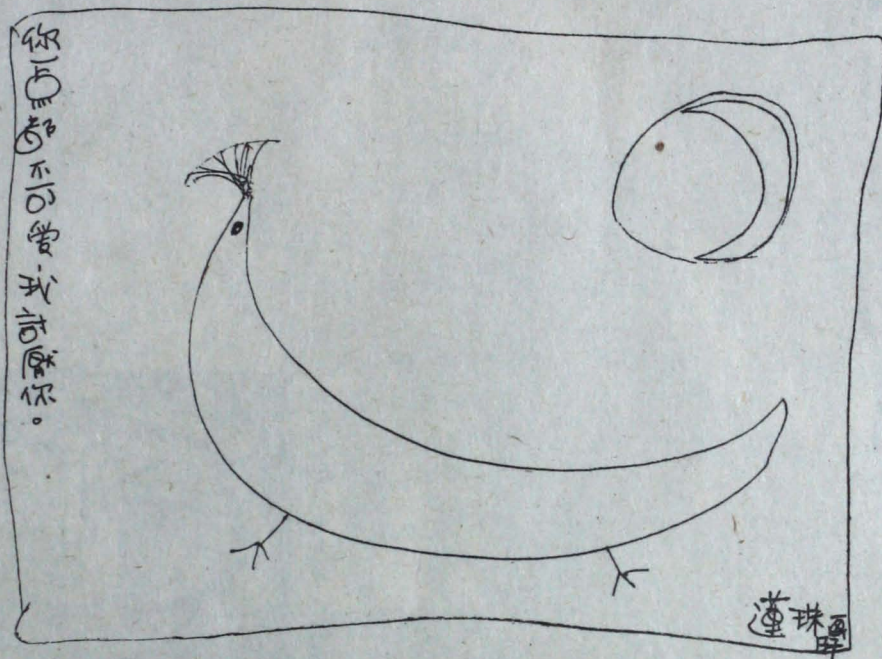
母親依然用她那極動聽的語調在講述插花的藝術。她用那青葱似的手指拈起一片羊齒葉，正準備插進適當的位置……忽然間她的臉容僵住了。

「這是甚麼？」她發現那片鬱綠的羊齒葉上似乎染着一抹赤褐色的東西，她用指頭沾了沾那黏着的東西；當她赫然發覺這原來是凝固着的血滴時，她不再保持那優雅的儀態，倏然驚呼起來！整個講堂跟着起了騷動。

毓燕的一顆心驟地墜入無底的深遠…… □

換潮

* 泉花子



我已累倒在這場靜悄的賭局裏。

我所有的以為似乎都觸了礁。我想像不到用破釜沉舟的決心選擇的路程，直到這一刻，竟是諸多障礙。我背誦好的回應：不會太難啦，勤力一點，也就過去了。真的屬於一箇台詞了。而事實上，我卻狠狠的摔了一跤，重重的撲將下去。雖然雙手還來得及捉住一些甚麼，卻已夠狠狠的了。

我在生活中必須儼然是一名運動選手，只追求所謂顛峯的世界級，而不是停留，或者倒退。我的時速是一條高山上的清溪，不是水壩前的一圈漩渦，更不是一灘旱季的湖。

我總是深信童年所經歷的，在未來的歲月將化為一種道理，只是七八歲的青澀年齡，沒有能力去理解領悟。而今對窗想起，記憶就沿着一道長長嶮崎的田埂

行走，然後碰到被老農人或馬來漢子鋤去的一大塊窪地。當時，常常昂起頭來問：不濕着腳兒不行嗎？此刻呢？自己面臨的不也是這種情景，只是疑問換了另一種：這麼一大箇距離，怎樣過去呢！那是單獨的捫心自問。不會太難啦，勤力一點，也就過去了，一箇如斯難以教人啓齒的答覆。一種羞紅的台詞。

大學先修班，這麼一段令人喜憂參半的字眼。匆匆的一瞥，就像放眼一席長滿紅色花朵的野外，讚嘆不已是唯一的反應。興奮，也是很飽和的。可有誰會深層去省思這上千株的花朵會是罌粟，毒得令人暈眩，接近死亡！

（大學先修班是否快到大學門檻了？唉！不是的不是的，你必須先成為半箇文學家、半箇科學家、半箇經濟家、半箇律師，甚至半箇首相……）

這一切都不是我長久的怨言，只是閒靜下來自然浮出思維的表層的一種現實，當然也沒有任何方程式可解答得了。像最近收到的一封都城信箋：來到大學，接觸了許多，聽了許多，信心降至冰點又緩緩上昇，反反覆覆，患得患失得很，想像還是你們留下來的好的。真的！在這裏一箇人孤軍作戰，勝得很辛苦……。哎哎！怎麼說呢？在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存都那麼的相對性。牛頓的第三條啓理不也是這樣的寫；揉合起來就塑造我的心境。

我已累倒在這場靜悄的賭局裏了。

我只覺得應該好好的睡覺，醒來時把之前的一切看作一場夢，捏了一把冷汗就甚麼也沒有了，然後用心整理心緒、思維，疊到書桌上，譬如生物上某課某頁某一行告訴我：雖然困難重重，Watson and Crick 畢竟成功了。□

*朱散君的散文二則

不問別後的日子——給CP

女孩／一八七九年／江漢東的木刻板畫



算起來，和你這座城別後再相聚，該又是另一個季節的開始。

一路上晨光灑落，我起得特別早。陽光暖暖，如我握住你的手，在心偷偷把你的名片給藏起，那一種感覺。

我的思緒，在路程中，翻越得出奇地快，車子朝東的方向駛去，旁側兩邊的風景，迅速地往後退，如歷史，和過去。而我却把思念嵌在風中，極力地拼出你的輪廓，在這清晨薄薄的霧中，你底眸，一路牽引我走向這個季節的開始。

如往後隱退的風景，記憶是

歲月裏一張泛黃的照片，偶爾提起，心湧出一股曾經被忽略的淒楚，深深淺淺的輾轉，在所謂年少不懂事披着的我的傷，一圈復一圈，所謂那段日子過得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畢竟只是過去的事。我在流蘇的髮梢等待你的髮長，當時光流轉，再握你的手時，耳際會否再度響起我尋覓的熟悉？

不論是山水無盡，抑是歲月悠悠，我疲憊的心期待的是不能相忘的日子，我守候的凝盼，是一闕無言底詩，淡雅幽香植在我心湖盛開的仲夏，風起時搖成一

片綠海。

而歲月悠悠流過，流成一川兩岸，流成隔岸遙遠的風景。我驚喜的是今晨仍有小舟，讓我渡到彼岸與你相會，在淡淡憂傷眼神款款一次的深談，我看到美好的境界，海闊天空般地在我們胸臆間展開。

一切又好像回到從前，回到抬頭仰望天空的日子，在那座曾經數過星星的草坪，我們從眼波的傳遞到心靈的感應，這一段過程，叫一盞一盞的明燈如斯肯定執着，在暮色沉重的寒意中溫暖起來。

記

憶

農場／作者不詳／一九二五年



當倦鳥迎着暮色而歸，教堂的晚鐘又再悠然響起。神父拖着一步緊接一步的脚步，走向這裏，看着時間滴滴答答地流過一本一本厚厚的日記簿，泛黃的書面鋪着一層厚厚塵埃，神父突然想起，他堅守着這個崗位已三十年啦！

整座教堂靜靜的，除了響過的鐘聲和風的絮語。聖母瑪莉亞的神像高高懸掛在壁上，兩泓眼神流出淡淡的慈祥。夕陽的餘暉斜斜地照在一本厚厚的聖經上，一排一排空着的桌椅和一扇一扇的玻璃窗。人去樓空的感覺逼人而來。三十年的時光和歲月被這種姿態圈圍着，間中的滄桑和寂寞難以想像，但神父淡淡的眼神，化成平靜的堅守。

堂內光綫的明暗少了均稱的搭配，而堂外有幾隻麻雀，斜斜地飛過，追逐着一場沒有結局的遊戲。起風的季節，它悄悄地飛

過起伏的林梢，不願戳破這一片刻的寧靜。我把雙手交叉在胸前，站在教堂的鐘樓下，靠着陳舊的壁面，雙眼凝視着這午後的一舉一動。突然間想起在某個年歲，幾隻白鴿撞落幾根羽毛驚喜的年歲。

當初這兒還是一片荒涼，整村的居民也只不過七、八十家。村民雖少，却享有一種寧靜的安逸。每當日落時分，晚風輕拂時刻！站在斜坡上眺望村裏縱橫交錯的阡陌，農夫荷鋤，牧童趕着牛羊回家，倦鳥歸巢的情景，現在無論如何也畫不出如斯的畫面來了。阿婆說日子還是要過的，經過歲月的淘洗和時間的挪移，如今村裏已換了另一番面貌。物非人非，當年開闢荒山野嶺的父老已不在，只留下一片血汗斑斑的土地和文明的後代。森林高山被擺平了不少，青蔥不復，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的高樓大廈和一

條條巨蛇似的高速公路，人們都說時代不同啦！充其量也只不過是爲了見證科學昌明和時代的進步！

當年家就在村的那一角，赤足在田埂上的快樂孕育着不少童年的記憶。每當傍晚時分，在田埂上三五成羣地追來逐去，湖裏的打架魚，田裏的青蛙，還有斷了綫的風箏，都能成爲爭執的最佳對象。大人有他們的圈子，談論的是我們不懂的話題。當太陽最後一道餘暉落下山崗，我們才心甘情願地拖着骯髒的雙腳回家；換來媽媽一頓臭罵。

然後走過了許多年，時間成了唯一見證我成長的乳娘。略懂世事的年少，驟然間擁有許許多多的詩和不眠夜。我還記得某夜流濕了一枕邊的淚之後，樓閣上的燈火已醒成一隻隻寂寞底魂，於是故事就開始延續下去延續下去……。

想起雍誌



我又想起雍誌。在冷冷的夜央回來，深深地想起雍誌，就放了一室輕音樂，也不開燈。黑暗裏彷彿回到一起在「太陽號」的時刻，雍誌躺在我身旁，兩人交換心事，同樣的輕音樂、氣氛與心情。然而，此刻我們卻遠遠隔開了。也許能再見，也許不能。再見的時候，會否跟以往一樣？想到這裏，心兒就疼楚難禁。我們都不可能回頭，必須跨越一道歲月的川流，就像眼角晶瑩的淚珠，一不留意就掉下來，再也掩

飾不住。

都說航海是多別離的行業，也多寂寞；選上之後要學習淡漠，把感情鎖妥；卻偏偏殊多懷念及牽掛。當然我們還會遠航，上船下船，橫掠汪洋與淺灣。可是說到再會，我就不敢肯定了。就像一個清晨的霧中，倫敦的街場多麼令人心動，許多年以後再回去，心情風景已經轉變，一切一切都全然不同了。我們離開以後再回去，那座城會否依舊？多多少少有一點變動罷。就是它不會

，我們也會。

記得雍誌從遙遠的半島以南撥來的電話。說寂寞難捱。你我都一樣寂寞迷惘呵。就像剛上「太陽號」時，各自守着自己的艙，也不出外交際，忙着思念，忙着想家，忙着工作及學習。我現在在家，每日走進人羣疏散的市中心，買華文早報，看上班下班族，我知道我很無聊。所以一接到電話，心裏就濕漉漉，宛若初雨的大地，激動與感慨一起來到。我真的很寂寞。出海這麼久了，

朋友都疏遠起來，有的斷了訊息，有的欠缺溝通，我自己也變了，似乎在輾轉轉轉的日子裏，已經失去了自己。

所以大部份的日子是用來思念，尤其是船上的知交，以及到過的地方。我是想雍誌的，雖然嘴裏不說。想念就是一場豪雨，緩緩的從遠處開始，莫名地撒落，一下子落滿整條街。走在路上，或是從窗口望去，整座城，整個大地，都是迷濛的煙雨，幾乎走進法國電影的境界裏，一種淒

迷的美麗。就像在貨輪上所寫的詩，心情就是這樣，酸酸的，有太多的話要說，又不知從何說起。力不從心的時候，只得讓心情如大海般起伏，一不留意，淚水掛在眼眶，順着臉兒滑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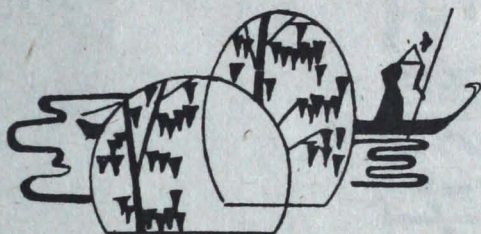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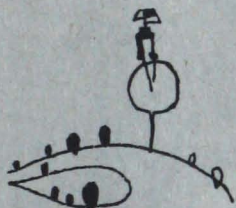
也許往後我能慢慢淡忘。但願我能。

離開「太陽號」的時候，我甚麼都沒帶走，只帶走了共有的回憶、海洋的味道。我嘗試遺忘曾經航過的角落。從夜央的街回來，雨後浪濤敲擊岸堤的時候，

我重複地告訴自己，一切都過去了，都已成舊事，最好把它留給老年。

但誰都看得出，我並沒有遺忘，從那次漂泊回來，雖然空着手，腦裏心裏卻滿滿的；在黑夜正央，浮沉着殊多悲歡得失。我已經沒有了夢，彷彿所有的夢都一起做完了。但誰都看得出，我會帶着這些思念，直到死去的那一天。

我會不斷想起雍誌，殷切鮮明地。我不知道到何時方能停止。



忘了曾經說過的話

我忘了曾經說過哪些話。過去早就雲烟散去。日子相當順利的一天又一天，許多東西早已褪色啦。我只記得那些快樂的片段，陸陸續續，生活既自在又寫意，十分的行雲流水，又壯志凌雲。但願我只能記取美麗的舊事。

我並不要求太高，例如守着一扇半啓的窗輕數飛鳥，在蔚藍天空白雲裏，氣氛是會爲一雙翅膀的拍打而活潑起來的。然後我可以很專心的揣想一些未來的事，那麼遙遠又叫人一陣擔心一陣恐懼。也許在一個輕風、陽光恰好的午後，能走一段無人經過的小徑，偶爾看到一兩株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在開花。這樣也好。

其實日子過得相當無聊，在船上，上班下班都是一道一道的門，一道道的樓梯。久了閉眼也可以走進走出。

相對的也不外那熟悉的幾十張面孔，已經沒有了新鮮感，我是沒有任何憂愁的，日子很忙，只是紀律化一點，叫人悶得無法形容。夜來了也不再回到甲板上數星星、看月亮甚麼的，只是把收音機扭得特響，聽一些舊曲、過時的音樂，一回又一回。

是的，我很努力的生活着。百忙中抽空寫稿，讀讀有關機械的說明書。至於朋友們的來信，也溫習了又溫習。對自己的要求是相當高的。最好在短短的幾個月，能熟悉所有引擎的操作及性能，最好能把日子充實實實的過。

以前到底說過哪些話？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現在我只相信健康，第二是擁有多多的金錢，也不管人家說我俗氣、臭銅味，各人有各人的選擇嘛！以往可能

有許許多多的星星夢，想尋找青鳥的那種，現在已經遺落失去啦。當然也不是所有願望能得償。可是，也應該快快樂樂，做一位逍遙人。

在最失意的時候，我變得好會安慰自己，也很會用自嘲與笑話來搪塞自己的缺點。臨睡有所禱一番，做個很虔誠的信徒，也不是因爲心靈需要寄托，而是習慣了。變成跟洗臉刷牙一樣簡單，又不可欠缺。

至於未來到底會怎樣？我不想去尋求答案。我只安於目前的生活。關於以前，也已經是好遙遠的事，且我已經忘了曾經說過的哪些話。

也許明天心情會轉向。可是，那是明天的事，跟今天全然各異，也毫無關連。我這樣告訴自己。於是我就安樂了。

她的名字叫碧安



「我終於失戀了。」阿國告訴我。

那時我們擠着一個艙生活、睡覺，交換八卦新聞。而載我們的貨輪正前進着，從半島以南的島國，直往四季的島。沒有格外忙碌的時刻，工作很老套，做得連閤上眼睛都能進行。我在阿國眸子裏看到灰黯的悲哀，彷彿已經失去了光彩，彷彿秋冬。我幾乎能感覺到他的落寞，重重地、重重地壓下來。

阿國是航海學院的畢業生，負責把舵以及貨櫃的輸送。我剛上船就認識他了，那時他好樂觀，又很喜歡笑。常常跟我鬧着玩

。抵達許多陌生的城市時，他老做嚮導，不管逛紅燈區，或是蹣跚購物中心，常常兩個人徒步走遍許多陌生卻嚮往着要去的地方。

我真的很高興跟他在一起，因為他是樂觀派。我們談談笑笑，我們變成最好的朋友。第一次遠航就碰上阿國，其實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我們一起走過許多國家，跨越海洋與陸地。我們一起經歷風霜雨雪，日昇日落。日子過得很快樂，無憂無慮。

然後有一個時期阿國沉默下來，少談少笑。我幾次問過他，他無語。久了就懶得問他。不過我知道他有心事。

在臨換船前，他終於說出原因。我知道許多不該知道的。譬如他怎樣努力過。譬如爲了航海必須遠離她。譬如他對自己失去了信心。譬如，譬如她的名字叫碧安。但我卻沒能力幫助他。

後來我也離開了「太陽號」。我沒有後悔，沒有不捨。透過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我知道阿國正用酒精來麻醉自己。我不知道該怎樣做，因為自個兒的傷口要自個兒醫。而且我必須流浪下去，面對自己的問題。不過我會永遠永遠記住，她的名字叫碧安。

記住她，因為她曾經從一個男孩臉上奪走了陽光和歡笑。□

藍

• 穎盈然很有潛質。這是他在《蕉風》的第一篇稿。

Rozenberg Héléne 的畫

鳥

* 穎盈然



中一的時候，我常常看見那隻藍鳥。

那時，我每天以同一姿勢站在校車上，向車窗望出去——牠總在那裏。

是的，牠總在那極寬極廣，長滿水草和布袋蓮的沼澤地帶那兒。濕濕潤潤、繁茂異常的水草一大叢、一大叢的在朝陽下泛着油光，那一大片綠野平疇中，牠是僅有的一點灰藍。

沼澤地的背面是一個老舊的板廠。而牠，有時會站在板廠的低矮灰禿圍籬上，迎我以沉默的眼光。有時，牠卻又站在沼澤陸地的正中，把整個頭頸浸入水草叢，讓我只見到牠身上凝靜的灰藍。而每一次見到牠，我都無法按捺震憾於牠的美麗。是的，那

麼多年過去，我仍清楚的記得：牠偶一振翅，而我驚地見到灰藍色的一個大圓點急速掠起的那一種興奮。牠的雙翼急速煽動，而我發現——牠翼下的羽毛是白的、那一種訝異。

一切的一切好像都沒改變，到現在我仍然每天以同一姿勢站在校車上，但我已好久好久沒再見到牠——那一隻有着突出底灰藍羽衣；飛起時翼下現出一抹素白的鳥。呵，那一隻啜飲水草上之滾圓露珠，擷取布袋蓮紫花的芬芳香氣的美麗鳥兒，到現在我仍不知道牠確實的名字。當然，我一直叫牠藍鳥，因為牠是藍的。我一直沒有熱衷於「尋找」牠真正的名字，對我來說，牠將是那隻自由的藍鳥，永遠在藍空中

自在瀟灑地翱翔。

藍鳥、藍鳥，這一個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的名字，對我，將永遠是一個美麗的記憶。我不會忘記，那一大片無際的綠野平疇，那些蓊鬱的水草，那些滿山的紫色布袋蓮花瓣，我不會忘記，晨曦初露時分，那飄入車窗的濃霧，那在曉風中哆嗦的紫色花瓣，還有那一掠上空、與藍天同一色調的美麗藍鳥。這所有難以言喻的美麗畫面及景物啊，引得我一次又一次的自肺腑中發出對生命，對美麗自然界的慨嘆。我知道，這一些讚美的聲音，會從此此起彼落，永不止息的在我心中響起。

□

母親

*唐多加



母親從來不喜歡罵我，不是因為我的行事為人無可指責，而是無從罵起。況且罵我是沒用的，我總像是沒聽見，心裏靜悄悄的，翻翻報紙伸懶腰。嬰兒伸懶腰的樣子當然很有趣緻，但是我整個人這麼長，說是小時候喝了太多花生根熬的湯，不小心長高了的。我一伸懶腰，不管怎樣小心不讓手腳超出它們應到的範圍，看上去還是很誇張很卡通化，像是故意做給母親看，讓她難堪似的。其實我並沒有這麼黑心。

不喜歡歸不喜歡，母親還是忍不住要罵，這是她的劫數，後來慢慢發展成爲一種嗜好，和日常運動；這同時也是她表現愛心的方法之一，跟很多其他做母親的一樣，沒甚麼創意。

傳統的華人好像都不善於表達內心的情感，一方面是怕難爲情，另一方面只好解圍式的認爲沒有必要。說到表達，也還真有它的難處，做得太明顯了自己先覺得肉酸，做得不夠，又半鹹淡的連自己都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結果最好拉倒，免得費神費事。有一年母親節，我一早起出去花店買康乃馨，這種花我也不太喜歡，只是一時感動，覺得應該照着別人的樣子，慰勞慰勞母親。又因爲是個生手，不習慣奉送鮮花陪講貼心話的，心裏唧噥得很厲害，恨不得把心挖出來按停了才好。回到家像做錯了甚麼事，快快把花塞進母親懷裏，一面後悔不迭。她又要罵人了，浪費錢買這些花做甚麼，吃不得用不得，你這人就只懂得弄這些沒影沒

• 唐多加一寫就寫得很好了。

跡的把戲。果然如此，我真是料事如神。

不過我猜想母親其實是高興的，只不習慣這麼明朗無隱藏的給予。到底是個老式女人，大堆鮮花把她暫時抽離柴米油鹽，她驚慌狼狽了，只好連謝謝都不講，隨便嘮叨幾句下台。

母親又怕我抱獨身主義，我那種生人勿近的脾性，據說是從小就讓人看出來的了。小時候從學堂放學回來，再沒有胃口也肯吃完滿滿的一碗飯，就在這吃的事項上我是最千依百順的。有時先做功課，沒功課做就睡午覺。午睡醒來整個人悶悶懣懣的，也不吵鬧，母親不准我吵鬧。自己光頭赤腳跑到屋子後面去看人家剝豬噓，也不知道有甚麼好看，但我有我的樂趣。那時通報每天（好像是每天）登王司馬的漫畫，沉默的、沒有文字，我伏在飯桌上仔細的讀，契爺契媽和牛仔，還有漂亮的女秘書。我的每一天都這麼過，只有幾個朋友。偶爾她們來找我玩，母親怕吵怕髒，又把她們打發走了。我從廚房探出頭來看看，覺得安靜也很好，就不介意她得罪了我的小朋友。

到現在我仍然沒有進步，真是很低能的，母親看着不對勁，難免又有話要說了。可是那有甚麼關係呢？少幾個朋友有甚麼關

係呢？家是休息和整裝待發的地方，交際應酬可以到外面去。我不會抱獨身主義，但不排除這個可能性，天曉得，將來的事是很難說。而母親是過慮了，担心得太遠，不如罵罵我為啥把書本擱在牀上、鞋子沒擦乾淨、衣服沒掛好、答應她的話說得太小聲或太大聲，這些都是眼前的事，我覺得親切，我喜歡。

我在學院學美術，晚上工作，經常失業。一失業就担心學費交不出來，實在沒辦法了跟母親借一點，她不肯。我覺得母親是非常理智的，愛是愛錢是錢，屬於凱撒的歸凱撒，屬於上帝的歸上帝，萬事萬物條理分明。我明白，一個女人嫁給一個男人，生下幾個孩子，烏煙瘴氣過了二十幾年，從剛剛夠用的家用裏榨出一點點剩餘，算是儲蓄到些少私房錢，然後以這些錢為安慰、為救生圈、為榮耀。她對這一筆錢有感情，一如她對我有感情。我很高興母親懂得為自己打算，但我是惆悵的，我以為我比較重要，其實不應該這麼想。

人人都說我長得像父親，很像很像。母親在補父親的長褲之時，如果我坐在旁邊，她會問我為甚麼不要長得像她，像她就好，圓圓臉，兩頰有梨渦，甜甜蜜蜜的很討喜。可是母親那麼胖，

像她的話有一天我也會變得很胖，還是瘦一點比較有氣質。

我一這麼說她就笑起來，很開心的樣子，只有在這種時候我才覺得跟母親很接近。多年以前母親跟我說她比較不喜歡我，我的兩個弟弟都很好，長得像媽媽，雖然他們比較淘氣。但是父母與孩子之間也要講一點緣份，他們就是對母親的胃口，看起來甚麼都好，連哭鬧也是好的。而且母親她這麼坦白，我的天氣永遠是陰天，她說不管誰都很難把我當寶貝似的愛着。我想各人有各人應得的份，那也是盼不來的。也不能說母親不愛我，到底我曾是她的一部份，很貼近很貼近，說甚麼也有一種不可分割的親，糊裏糊塗親到地老天荒。

夜裏母親會講夢話，都是罵人的口氣，只聽不出罵的是甚麼。我趕功課之餘起來喝杯水，常常覺得很恐怖。那是另一度空間的語言，急躁到極點，好像隨時要跳起來打架了，如果一陣風吹來，我會僵着臉飛身回房。

第二天跟母親說：媽媽你在夢裏也罵我。然後她唔哦，有這種事嗎？我們又開始新的一天——她仍做我的母親，我仍做她的孩子。

吳緩慕散文二則



(一) 小花貓

我帶着昏暗陽光的心情隨車子從板城駛向金寶。而一幅幅往後猛退的風景卻在有意又無意間狂然地發出妙……聲，我家的小花貓怎麼樣了呢？

我家的小花貓怎麼樣了呢？這其實就是我在旅程中最放不下的，擔心。

臨出門的那個晚上，還聽見家人堅持着說要把牠放逐到巴刹裏去，好讓牠可以隨意到處拉屎、也好讓牠容易尋得食物，這樣也算是對得起良心了。

我一直投反對票，反抗反抗，他們卻說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反對無效！反對無效！一種絕望的傷痛就開始蔓延向心間。我只能沉着心情沉着臉，我真的不能說甚麼了。

小花貓每天都在屋裏隨意拉屎，電視機架底、書桌下、飯桌下、床褥上、門前門後……，不懂事不聽話不悔改而重複又重複牠錯誤的壞習慣。我說貓本來就沒有像人類那樣的複雜思想系統的腦子構造啊！家人卻說別家的貓都沒有隨地拉屎呀！我還能說甚麼呢？唯有自己心痛、唯有自己痛心。

小花貓初被帶入我們家的時候更小，時常蜷縮成一小團麵粉似的，又時常把眼睛蓋合成一線，那時我簡直沒有把家裏的這顆小生命放在心上；好幾回因不小心幾乎把牠踩死呢！

過了些時日，小花貓長胖長大了些，不再愛睡了，經常牠為了一隻蟑螂而大蹦跳亂追跑起來，鬧得滿屋笑語和喜氣。我開始

注意牠了，也開始喜歡牠了。

於是我吃蛋糕、牠吃蛋糕，吃餅乾、麵包、麥片……、喝美祿、牛奶……。後來一天兩餐的飯加魚肉也由我專門遞送了。

於是我每天早上上學牠必送我到大大門口，放學回家還來不及開門，牠卻早已在門前等候，一看到我就妙妙地打起招呼來。到了晚上牠總是跑到別家找其他的貓兒玩鬧去，經常因為貪玩而到了我們要睡覺的時間還不見牠的踪跡，家人就咪咪、咪咪地喚牠回來，但牠仍不願歸來，隨後我也咪咪、咪咪地叫牠，不一會兒就見牠跑著回來了，還乖乖、靜靜地在我跟前伏下，而後來每晚喚牠回家也自然地成了我的任務之一。

隨着日子的增長，我和牠的感情就愈疊愈厚了，有好幾次我和家人開玩笑說以後我要牠陪着我出嫁哦！家人總是大笑着搖頭。而我相信我的咪咪一定會很長命的，可以分享小主人的白色快樂和幸福。

不知道爲甚麼牠最近竟在屋裏到處拉起屎來，家人對牠冷淡甚至討厭起來了；而我卻深感成長中的自己更需要保護與愛，所以對牠更是付出加倍的愛心與照顧。可是，家人卻說要把牠放逐到他處，傷心是因為不能讓我再多付出更多的愛。

在夕陽艷麗的黃昏裏，車子駛入新華隆十六號街，我的心情更沉郁了。

到家了，車停，我沉重的身體背着笨重的行李步下車子，突然聽見咪咪……，眼睛一亮，心情一片萬紅；我趕緊跑前去摸牠的頭、握牠的手……。

怎麼沒有放逐牠呢？怎麼沒有放逐牠呢。家人說：「怕你傷心、怕你失望、怕你心痛啊！」

啊，家人和我之間的感情就像我和貓之間的感情，家人給我的愛就像我付給貓的愛，日久積厚積深，不捨得傷害、不捨得破壞。

啊，感情與愛像酒，藏久了更不捨得喝！

在歲月愈走愈湮遠的腳步聲中，家人、我和貓之間也就有感情有愛了……。

（二）一雙拖鞋

當初穿起這雙最常見最平凡的拖鞋時，朋友驚奇地問：「你不是不喜歡這種拖鞋的嗎？怎麼還買來穿呢！」

如今事隔一年多，鞋子也隨着光陰失去了青春，朋友又訝異地問：「你這雙鞋子都已完全破舊了，怎麼？還不捨得丟掉嗎？」是的，我不捨得，真的不捨得。

記得從初中二開始，我要買的東西都全然由自己選擇後家人才放心地買下。

年前，一個太陽雨紛飛的下午，父親從端洛買回來一雙拖鞋，有盒子裝着，進門後就擱在書桌上；只喚了父親一聲，像往日很少與他言談的，他問功課忙

嗎？我答很忙，他問還常有頭痛嗎？我答沒甚麼了。

父親就好像是一陣和風，我則像是一株小草，風到小草搖，我們空間的氣氛就極嚴肅又極祥和了。

第二天下午父親又悄然地趕回去工作。到了晚上，我們一家老老小小的擠在客廳裏談話時，祖母忽然這樣問，「大妹，桌上那雙鞋子怎不拆開來呢？」我充滿自信地說：「鞋子怎會是我的呢！」

大表弟突然大聲笑說：「3號的鞋子不是你的會是誰的！舅舅明明說是買給你的呀！」

怎會買鞋子給我呢？怎會……？祖母說，父親上次回來看見我那雙粉紅橙色的拖鞋破了，所以就買下這雙朱古力色的拖鞋回來給我。

啊，一雙鞋子裏的故事包括多少在平時深藏不露的關懷與愛。

啊，右腳的鞋子是父親、左腳的鞋子是我自己，缺一必不能成雙必無法穿上。右鞋與左鞋、左鞋與右鞋，成雙成對、同坐同行、共渡患難、共享歡樂。

父親與我、我與父親，在極遠又極近的距離間，不斷地連繫着一段深厚的感情、一段肥沃的愛……。

鞋子雖已破舊，但我仍能從它破舊的臉孔上尋得一份永不褪色的感情、一份永不變質的愛心。



薔薇是伊

• 阿細是很多產的，希望他繼續永無止境的多產下去。

打鄰國北上的火車上，人是意想不到的多。靠窗坐着的中年婦人仍在打點行李。巨型塑膠袋安然坐在椅上。無視一旁來來回回巡視空位的目光。

長髮少女著了一身黑。靜靜站着一言不發。黯黃燈影下風扇吹起髮角，月牙兒皮膚黑沉沉的眼，伊無視四下坐着站着的人，彷彿想着甚麼，年輕透着神秘。胖女孩是伊同伴，一逕拭汗，一面緊盯着巨型塑膠袋。

好不容易中年婦人把位給騰出來了。胖女孩欣然坐下。長髮少女亦在婦人身旁坐下。一閒下自然機不可失，胖女孩開始運動嘴巴，搬弄一件關於管工的可笑事蹟，說完笑，笑完說。長髮少女聽着聽着，仍是不發一言。

髮鬢上開始有星星花白的中年人是要和那幾位年輕男女一同去國家公園的。因為遲上車，只得在行人道站着，又因為年紀關係，不敢做同伴乾脆坐在地板上談天，有點落了單，一面站，一面還得閃避左來右往的人群。人是越來越多，空間是越來越少，空氣是越來越濁。

火車笛響。終於開了。

三個少年是在火車開前一分鐘跳上車的。都一律穿黑。一個蓄着燙貼波紋輕捲及肩長髮。一個長得最黑眼最大最亮。一個剪短髮，梳不離手。

都年輕而自覺有特色夠俊俏。

火車轟響，越來越快。窗外是這座城市獨特的夜，輝煌燈火映出幢幢華廈，整齊有致座座組屋在大道旁高高聳立，即將離去的遊子個個靜望飛快翻過的畫面，回鄉的興奮又帶了一點留戀。

汽笛在耳邊呼嘯，轟隆隆轟隆隆，思潮如箭般在時光隧道裏往回穿插，要想些甚麼卻甚麼也想不起來……各人看着窗外一小片看不分明的天，昏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誰也不知道誰在想甚麼，漸漸，坐着的都閉上眼設法逃進夢鄉，罰站的也或靠或扶閉目努力忘記腳上的酸麻。轟隆隆轟隆隆……思路隨着火車跑，要停也停不了。

中年人因為沒有把手可扶持，一路上站得不定不穩，略見尷尬，偏是人多，好空間已有人在，加上身前身後都是莊重女士，越發乾瞪着眼不敢輕舉妄動，怕一閉目養神，已跌進女士們的溫

柔懷抱裏。

又一小站。

長髮少女兀地站起，示意讓位給中年人坐。目的地快到了，站一下沒關係，伊說。中年人的年輕同伴們善意地取笑說——坐吧。敬老是應該的——他們笑。

中年人稍為遲疑下很尷尬地坐下。

過了兩個站看着人少了一點他馬上站起把位退回給少女。少女笑了一笑，坐下。短短一個照面，已經看在後頭坐地板的三位少年眼裏。

原來剛才沒發覺。一下子如海上漂浮見到陸地全都擠坐在少女身邊的地板。出自天然的本能開始一言一語逗撩少女。一面注意伊人反應如何一面信口開河。

少女彷彿沒曾在意。火車上旁人見着都暗自偷笑。

其中那位長得最黑眼最亮的少年最是熱中。表現了最大的耐心毅力勇氣信心。兩位同伴見他如斯着迷也都悄然退出，剩他一人孜孜不倦做着猜謎遊戲。

住哪兒呀。說呀。少男把他知道的地名一一列出，一心想探測少女在外地工作的居址。做甚

麼不說話呀。可以做個朋友嘛。改天回去約妳出來看看戲嘛。少男很耐心地探問。少女不置可否，卻忽地說出平常搭的巴士車號。少男的思路馬上朝這路綫跑，又拿出幾個熟悉的區域來探試。仍是沒有結果。仍然半蹲坐在伊身邊，一點也不覺頸酸背疼。又黑又亮的眼倒是更黑更亮了。

給電話號碼呀，可以打給妳約妳出來。少男轉移目標。少女沒有正面答覆。卻忽然要少男的電話號碼，她打給他比較方便，伊說。少男給了電話號碼。卻仍然追問伊的電話。妳不會打來的，少男說，妳不肯打來的。

甚麼姓名呢，少男又在動腦筋了。少女顧左右而言他，道路迂迴中反而套出對方姓名來了。

少男也不顧車上旁人目光，一逕把全副心神集中在伊人上。有許多問題，他還沒找到答案。

快要到伊住的小鎮。少男仍在央求。

伊終於願意講電話號碼了。大喜過望，少男馬上把手掌攤開，寫在上面吧，快快快，伊低下頭握着他的手把一串數字寫下，還有名字還有名字，少男急急表

示，少女一笑，在最後一秒把名字也寫下，然後飄然下車。

他望着伊背影遠離，一時間，若有所失。中年人的年輕同伴們暗自笑說：「小孩子。都是小孩子。」

少男看着手掌上的字，一時弄不清，卻問那中年婦人那是甚麼意思。他急急追問。

中年婦人瞟了一眼冷笑說，「哦。牡丹。」少男追問，牡丹是甚麼，中年婦人與胖女孩對望一眼，一個說，「母嘛，母猪的母。」另一個飛快接道，「蛋，王八蛋的蛋。」最後兩個都笑起來了，彷彿又遇到一件可笑的事。

火車轟響，又開始往前駛去。車上衆人又開始各自閉目尋夢，各自打理各人心裏的事，彷彿已經忘記剛才看在眼裏的一切。

少男仍在自語尋思，「牡丹。牡丹。」

窗外面卻原來已有一個又圓又大的上弦月在蘆花遠處低低懸掛。又一個不知名的小鎮。又一段無人過問的心事。

伊那裏是甚麼牡丹呢。伊是薔薇。

窗前



我有一條白金鍊，鍊上串着一個護身符，一個鎖匙和一個銅錢。

護身符是母親爲我求的，保平安。

鎖匙是多年前大姐爲去首都工作而買的旅行袋的。她是一個幸運女郎。所以我保存了這鎖匙——做人是需要一點運氣的。

至於銅錢，銅錢是那一年，和你，在購物中心地下層擺設的店裏找到的。那時買了一對。我喜歡它的圓。我喜歡它中間的小方洞。像一扇小小的窗，充滿幾何構圖之美。我喜歡它的黯啞銅色，彷彿明証了從前歲月，美的、醜的；或悲，或喜。我喜歡它的滿清刻文，彷彿裏頭有一段不爲人知的身世，許或經過種種興衰，如今落在尋常人家窗旁，靜望春風裏的桃花。

你家門前種了好一些花。我從沒仔細看過。大約花兒們也沒曾把我看個分明。到底一年能見幾回。花兒對上是你家的窗，許多時候，你定是坐在窗前，或許半探頭，就剛好看到有人站在門前。

記得那一回，我站在舊地方等，你站在戲院門口等。後來我走去戲院，你從戲院走來，從相

反的方向開始走去對方，照理是應該碰上的，然而我們沒有，或許位置不對，時間不對，沒有人違約，結果是我們在同一間戲院不同的座位看同一齣戲。那一回是我第一次「單獨一個人」看戲。其餘的許多回，都是和你。我在地時，你說，你都是一個人去看戲。一個人看戲，是哀是樂，或悲劇或喜劇，一個人明白，有甚麼味道，我問；你微笑不語。

我又問起你的工作。整日接觸到洋灰，你說，有人做久了，漸漸，連咳出的痰裏也帶了黑色塵絲。彷彿甚麼都是遲早的事。像沒有變化的沉悶生活。我看到你唇邊的苦笑。遂沉默下來。

那日接到你電話，真不能置信。你也來了這裏。聽你恍惚語聲自話筒另一端傳來，彷彿很遠，又很近。聽你說仍惦記家鄉，我一時也無話可答。我記得那一次除夕夜，在一個完全陌生的車站上，靜靜等上兩個鐘頭，靜靜看遠遠小店裏黑白電視上梅艷芳鬼魅似的蕩來擺去，還有身旁四周幢幢黑色人影閃過走過，車站並沒開燈。除夕飯是一個人靜靜扒一盤鷄扒。團圓夜是靜靜一個人看整夜車窗外的星天，聽遠遠近近爆竹聲，冷氣冰凍着我的手

我的臉我的心。我不知該說甚麼。後來我聽到我的聲音在說，習慣就好了。

也不知爲甚麼會想起這些。

或許是最近去看戲，一個人去，所以想起的。是一間瀕臨關門邊緣的戲院，也不知是第幾輪舊戲重映，《竹籬笆外的春天》。戲院內冷冷清清。一個看不清臉面的人在一角落睡着了。一個人在右後方嗑了一地的瓜子。戲開映時，天花板上的風扇也開動了。撲撲撲地努力要扇回一些甚麼。從前定要嘲笑的。我喜歡溫和的嘲諷，現在連這也免了。要說給誰聽。

靜靜地看，靜靜地想，也沒有高興，也沒有不高興；對戲，對人生。我不知道該說甚麼，有時是明白的，有時不。我比一些人幸運一點點，一些人比我幸運。

這些並不重要。我想說的是人生得一知己……。我是站在你那邊的，不論山長，你知道。你是站在我這邊的，莫計水遠，我明白。

有時我才想起，原來也認識這麼久了。有時看着鍊子上串着的銅錢，銅錢上的小方洞，遂想到花兒們，寂寞地紅着，在你窗前。

昏暮的繆思

* 韻 航



劉益畫

暖熔熔的火球已殞落，西邊的蒼穹還牽掛一抹紅暈，像個嬌羞的少女，那麼惹人愛憐，教雲也忍不住把它親得更靦腆了。

我喜歡在夕暮時分細讀幾頁詩集，或余光中，或鄭愁予；有時也聽聽齊豫、羅大佑。可是屋檐下的麻雀就愛在這段我放下課本享受一些悠閒的時候來分奪我的清靜。牠們真是愛鬧的小傢伙，又是永不疲憊的演說家，總是那麼吱吱喳喳地搶着訴說一個古早古早的故事。有時真忍無可忍地狠狠瞪牠們一眼，心中暗罵：這小不點兒怎麼如此三姑六婆！

對麻雀，我有一種親切感，有時甚至當牠們是人類以外的知音呢！比如每次物理節，老師那平淡乏味的聲調催得我昏昏欲睡時，牠們便三三兩兩地出現在我身邊的窗口，並爭先恐後地搶辯一個精彩的課題，教我急急要去詮釋牠們的道理。或者看牠們在窗口的鐵網中鑽進鑽出，躍上躍下的，好不羨慕。牠們真是神話裏小小精靈的化身。

漸漸地，我不再嫌厭牠們的喋喋，而牠們也得寸進尺地對我放肆起來。就像今天，竟闖進我的閨房，在書桌上玩起兵捉賊的遊戲。我卻寵着牠們，不把牠們趕跑，而又生氣地不想理睬那些霸道的傢伙，便悄悄隱退出去。

巷口那株九重葛開得嬌艷了吧！想去採一朵夾在信裏寄去給遠方的朋友。很久以前就喜歡這些朱紅色的花了，尤其是在半透明的花瓣，很是好看，但一直不知道它的姓名。至到去年認識那位會彈六絃琴的朋友，他才告訴我它叫九重葛。我說它應該代表一份堅摯的感情，久久重重地擱在心中。

我那位朋友是很俏皮的。他家的院子裏也有棵九重葛，每回陪我散步時，他總要採一朵插在我鬢髮上，然後左瞧右瞧地說：「讓我看是花嬌還是人嬌。」看了老半天，我問：「到底那一個嬌嘛！」而答案是模稜兩可地：「人也嬌，花也嬌。」氣得我直跺腳。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很是快樂。

才舉手摘下一朵嫣紅的花卉，卻驚見一隻燕子掠過樹梢。只一瞬間，牠就不見了踪影。也許待會兒牠就會結伴地在我眼前表演空中滑浪的技巧呢！牠是那樣神出鬼沒，來去無踪的。

第一次注意燕子是一年前和散文班的同學上水壩時。那個向晚時分，我們排列坐在草波上哼起「菊嘆」、「錯誤」、「海鷗」、「驚鷺」……。我那些同學及老師都是愛唱歌的。這麼一首接一首，一遍復一遍地唱着，燕

子就在碧澄澄的湖水上空，油亮亮的草地上滑起降落，是不是有跟着我們歌的節奏？我說好可惜我們沒有一首叫「燕子」的歌。

歌聲與笑聲穿插中，夕陽被催眠，燕子也在我們的視線裏隱退。綠鳥的複眼在腳下賣弄風情。一位寫詩的朋友說星星都掉到地上來了；昂首問，我卻懷疑是螢火流浪到天穹的國度。我們把歌留給夢寐在夜色裏的湖山草色，只把一份記憶帶走。小徑旁一朵野菊的幽靈為我們在風中失眠。

我是很羨慕燕子那嬌小婀娜的身段和輕盈的姿態。真但願我的思緒能像燕子一樣在遼闊的穹蒼下滑翔、漫遊。自從參加散文班開始，我就十分迫切地希望能把散文寫好。對寫作，我的態度是誠懇的。「創作是永恒的情人」，一直是我的左右銘。

手裏玩弄着嫣紅的九重葛，我要告訴關心我的朋友，今晚我又要挑燈熬夜寫文章了。我想提筆寫作的時候，是把功課考試拋在腦後的，但不要誤會我不愛唸書。讀書也是我的興趣，尤其喜歡神奇奧妙的數理。其實理性和感性的界線不必要劃得一清二楚，我是很貪心的，但貪心得真心。

八七年五月十九日完稿

●小爾很有才華，她今年才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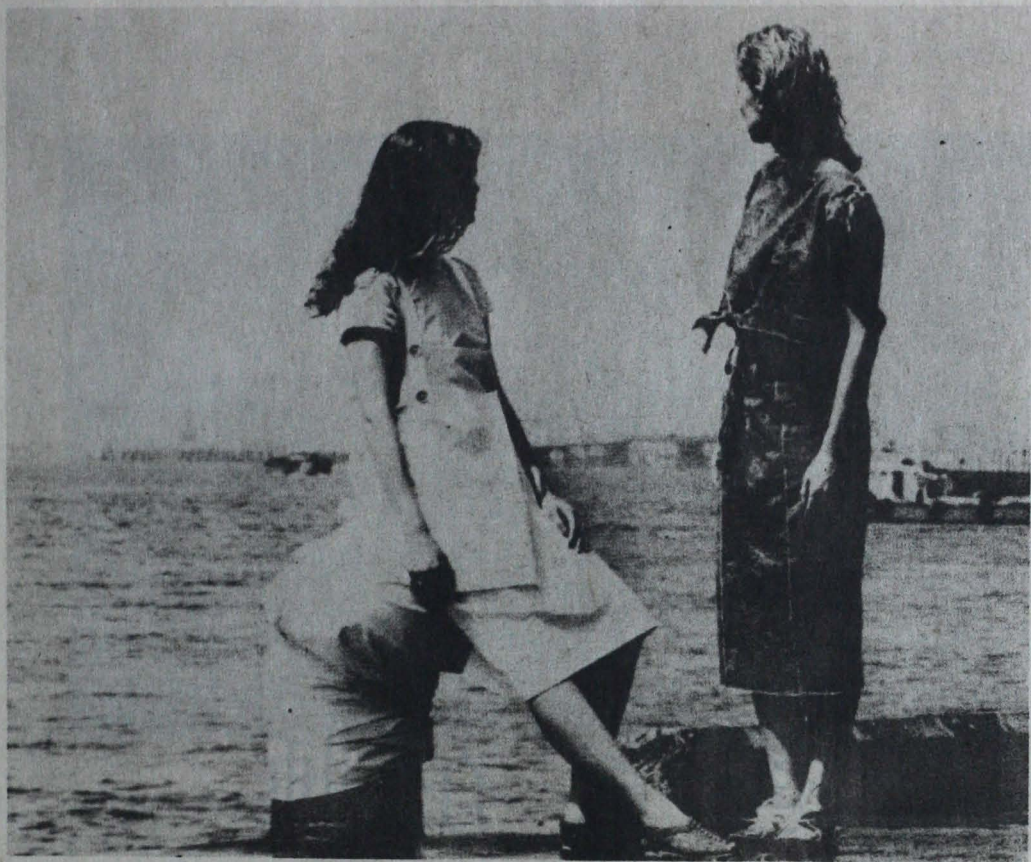
不能了

他說：「我是人來的，我會瘋掉的。」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和他在我家門前。天空下一點點雨，雨斜斜撒下，屋簷下他的短髮濕了。他是坐着的，坐在自己的機車上。我站着。趿着一雙拖鞋，雨也濺濕了我的腳趾。我端詳他的臉。他有一張姣好的臉孔，我的朋友都說他漂亮。我在想我們第一次見面，他穿一件白色襯衫，沒有把衣角塞進去。他拿着一杯水，在一大堆朋友面前問我：「妳是怎麼樣來的呢？」我不清楚他的樣子，燈光一直很暗。我知道他在笑。他身上沒有香水味，他的頭髮很短，他的眼睛很亮。那時他才十八歲，那時他還很快樂，過着簡單無所謂的日子；也有一點胖胖。可是那天他來，許多人都認不得他了，他瘦到變成另外一個人。於是他們把

矛頭指向我；我不以為然。他一直都不是怎樣堅強的孩子，甚至有點懦弱。他常常靜靜不出聲，他不喜歡說太多話。有時他會皺一下眉頭，那表示他不高興了。他有一些朋友。在他的朋友群裏他是相當受歡迎的。他對朋友很好，像他對我那樣。我對他也是很好的——在開始的時候。開始的時候，甚麼不是好的呢？

我不知怎麼說才好。他十分歇斯底里；給我的感覺像在做戲。我知道他很傷心，我試着開解他，可是於事無補。然後我就不知道自己還能為他做些甚麼了。我並沒有討厭他，甚至我是疼惜他的，只是我不能愛他了。他是明白的，他一直拒絕接受而已。我真的不想再說甚麼了，那是相當費力的。

我想我是累了。



她坐得離我很近

她坐得離我很近。她很漂亮，很瘦。在班上她是級長，我是副級長。我們都有點懶惰，不喜歡跑上跑下為老師賣力；而且我們都是金牛座，所以相當投緣。她很喜歡笑，喜歡講話，也愛唱歌；唱歌時一定要握住雙手，身體隨旋律搖擺搖擺。她是樂觀的，每個人都這麼說。事實上她很消極。昨天她說：「在人前我總是強顏歡笑……」

昨天我做了一件很殘忍的事情。我把週末在球場上看到的告訴了她。我原本並不想那麼做。做人做得太清醒有時候並非好事。可是她稚氣未脫的笑臉總令人不忍她受傷。所以我做了那種管

閒事的人。那時我們正從三樓走下階梯，要到教務處點名。我一邊走一邊小声跟她說話。我在述說的時候，有着很大的犯罪感。我不敢窺她的臉，可是我聽得見那顆心沉下去的聲音。後來我抬頭，看見她在笑，那味道是苦澀的。我很難過。幸而她恢復得很快，回到班上她又繼續搞笑，笑夠了就坐在我的前座，說：「在人前我總是強顏歡笑……」這話出自她口中，非常震撼。我不知說些甚麼好。我望着她，傻笑。然後她斷斷續續的告訴我許多故事。我有那麼一刻的錯愕——她的世界原本並不單純。她曾經在一個家人都外出的晚上獨自飲酒

，把整瓶軒尼詩喝光，醉醺醺的打電話給朋友，在電話裏哭問：「為甚麼不能死去的……」然後昏睡去。她是感情豐富的女仔，註定要比別人多吃一些苦。

她心愛的男仔，在週末那天載着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孩子到球場看他打球，兩人一模一樣的頭盔，一模一樣的T恤。如果她親眼看到，不知會怎樣難過。我很為她不值。可是她是個勇敢的孩子，真的。她曾經當眾罵過一個辦事拖泥帶水的銀行職員。我知道她會懂得在不該酣睡的時候，清醒過來的。我相信她。

爸爸在睡

我收拾好了琴譜，穿上波鞋。音樂組合在放着爸爸喜歡聽但我討厭的歌曲。爸爸正在午睡，肚臍上蓋着今天的報紙。我聽見他的呼吸聲，很清楚很均勻。這是爸爸的辦公室；爸爸常常在這裏做賬目、見客人、聽歌、閱報、睡覺。像起居室那樣。現在他又睡着了，冷氣開得老大，呼呼作響。外面剛剛下完雨，空氣很涼。陽光透過毛玻璃照進來，照在爸爸臉上。爸爸的腳露在褲管外，腳趾白白短短胖胖。快六十歲的人了，皮膚還是很好，沒有皺起來；不過臉上的紋倒劃得很深，尤其額頭那邊。爸爸的頭髮沒有白。他很愛美，每次都用黑色素搽它，然後梳得整整齊齊、油光煥發、一絲不苟的。爸爸很注重這些；他車上永遠有幾把白色扁扁的梳子，墊在車前的絨布

下，下車之前一定先照倒後鏡梳幾下，才放得下心。做女兒的我都沒有這樣。

很久我沒有這樣仔細地看過爸爸了。爸爸沒有和我住在一起。他和媽媽和二姐二哥二嫂住另一間房子，離老家五分鐘路程。我和堂姐和六姐大哥大嫂住在店裏。爸爸白天在這裏，晚上回那邊。我每天早上七點半出門上學，爸爸近八點才返來。我放學的時候他已經出門了。五六點鐘的時候他回來，像現在這樣，看了報紙就睡覺了；而我又要出門了。我總是在傍晚時分去學鋼琴和電子琴，或補習至晚上。回來時爸爸不是去開會或參加宴會，就是回新厝睡覺了。我們只有很少時間接觸。很可悲呵。以前，我沒有像現在這樣會溜的時候，爸爸差不多每一晚都帶我到日本橫

街那一區，去吃我們喜歡吃的東西。我和爸爸都是那種看看飯桌上沒有合胃的菜就馬上掉頭不吃的人。爸爸喜歡吃那兒一家小館子的紅燒魚頭，我則最愛吃它的排骨王；於是他吃他的，我吃我的，各得其樂。那段日子，現在想起來，好像還十分幸福呢。

我看看牆上的鐘，要趕去鋼琴老師的家了。我推開門，腳還未跨出，忽然記起了甚麼；倒回頭，放下譜子，開鐵櫥。櫥裏有許多賬簿，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東西。我在最底層摸到了被單，把它攤開了，替爸爸輕輕蓋上。我也不管他是不是覺得冷，這樣做了我就很高興了。我覺得自己相當細心呢。爸爸知道的話一定會感激我的。



沒有虛度

認識周發明那班人是兩個月前的事。我們剛考完試，威勝帶來一堆朋友，說要去紮營。那堆人後來和我們成了莫逆之交。每一個週末我們都聚在一起；每一次在一起我們都會得製作許多高潮。我們在天橋上彈吉他大大聲唱歌，在靠海的高速公路旁跳土風舞，在朋友家中通宵談話；甚麼話都講，已經到了男女不分的境界。可是很快我們就要考教育文憑試，要收斂一些，不能夜夜笙歌了。所以那晚說到這話頭上時，每個人都很傷感。我們坐在路邊唱「散場」，唱到很哀怨。鴻英說：「為甚麼我們不在三年前認識呢？那至少還可以瘋上三年。」大有相逢恨晚之意。我則沒有那麼想。他們讓我感覺我們的十八歲沒有虛度，我以為這已經很足夠，再也沒有甚麼可以苛求的了。我的要求一向不高，所以我較易可以獲得快樂。 □

只是這樣

「你決定了？」我問。他點頭。第一次他那麼果斷。「那很好。」我說，微笑着。良久我們沒有說話。我抱着墊枕，它像是一個浮圈，支撐着不讓我溺下去。看着牆上一幅畫，我企圖不想任何東西，可是許多東西還是不斷湧上來湧上來。我的眼睛濕了，一種液體流下，滴在枕上。它會蔓延，它會蒸發。過後就甚麼都沒有了。我有點失望：就是這樣？呵是，就是這樣。我並沒有肝腸寸斷，而且在熄掉燈後，馬上去夢着另一個男仔。他的影子於是跌在地上，砸碎了。



參 商 遇

*馬俊國

她到今天還記得那個晚上。
一塊兒鬧的朋友硬硬把他介紹給她，也不說甚麼理由。那年她廿歲，他已廿二了。

她長得平平凡凡，總之像個女孩子就是了。而他，一雙一對的中國眉眼，細細長長黑黑。她第一次見他時，一位朋友忙着介紹：「這是紅。」她被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介紹的朋友又指着他說：「這是鑑，沙巴土產。」說了頑皮地吃吃在笑。她忘了點頭，只是一下子覺得無力，掉進他眼裏那片黑色的湖水裏爬不起來。

是在一個叫森的男孩的家。後來有人提議去看一張剛上映的片子，一班人便鬧哄哄地擁了出去。

戲院裏他們倆被有意地排坐在一起。她也不知怎麼辦，就坐下來，坐在他的右邊。電影開演了，熄了燈，有人在嚼蝦餅，清脆的聲音響了一耳，黑暗裏聽着別有一種寧靜。她發覺他在側頭看她，她回看了他一眼，慢慢又把頭轉向螢光幕。肩並肩坐着，她感覺到他的體溫，就在自己的肩和臂上，一下子覺得自己在，他在，天地也在，一片寧寧靜靜的世界，又黑又靜，只剩下他的體溫在她左肩左臂上。

「我是渡假來的，明天就走。妳爲甚麼不早點出現，我只剩下今晚了。」他沒有看她，對着螢光幕喃喃地說。這是他的第一句話，她知道這話是對她說的，

沒有別人了，是對她說的了，沒錯。她沒說甚麼，眼睛呆呆地看着螢光幕，可是心思卻完全不在那上面，在想一個人，一個此時此刻坐在她身旁近得可以感到他的體溫的人。異樣的一種感覺！

散場的時候，燈光亮了，刺目得很，世界好似一下子大大地變動起來，人人都湧向出口。倉促間，只覺有人拉了她一把，一隻大而厚實的手，一看，是他的。她也不掙，就這樣讓他握着，心裏微微在跳，一個與她剛認識不到幾個小時的男子握着她的手。可是她覺得這已不是第一次了，有另一種不能解釋的情感在感應着。前世吧，或許前世真讓他那樣地握過，她心想。可是仍不免要心跳，又不忍從他手裏掙脫出來。

出到戲院外才發覺是下雨。都沒帶傘，其他看戲的人也一樣，都被關在戲院的騎樓裏，像一籠待宰的雞，擠得厲害，他們倆被擠得靠在一起。空氣悶得可以，一下雨，那種塵土濕了水的味道，加上香水，香煙和汗的味道，充塞在空間裏。隔着雨，對面一排排的建築物亮着紅紅綠綠的燈，別有一種繁華的紅塵味道。

她聞到他身上的肥皂味。抬頭看他，他下巴青青的鬚刮得不很乾淨。發覺自己幾乎是被他擁在懷裏時才想到同來的朋友不曉得上那兒去了。可能是心虛吧，

她用力推開了他，之間保持了一兩寸的距離。可是兩人的體溫還是纏綿在一起分不開來。

「好啊，我們到處找，你們倆卻躲在這兒不聲不響的。」森在人群裏探出頭來，接着其他同來的也一個個擠到前面來，哇哇地嚷着要雨中行。還來不及說甚麼，已被他們推進雨裏，大家開始奔跑起來。她走不快，這回是她去拉他的手了。就這樣在雨裏奔着，也沒有目標。空氣那麼冷，雨那麼寒，夜那麼涼，走着走着，越走越冷，最後只剩下她與他相握着的手裏的那份熱。在雨中，一切都是模糊的，都是一副副抽象畫被框在一片又一片的呵滿了熱氣的玻璃下面，只有手中的那份熱是真的。

她想起一首歌：「纖纖小手讓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纖纖小手讓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憂。」心裏微微有一種感動說不出來。

那天晚上臨分手時，他摘了路旁一枝樹桠，放在她手裏，搭夜班車南下吉隆坡趕明早的飛機飛沙巴了。

沒有人知道，一個晚上，一場電影，一段路和一場雨，有人已海誓山盟，地老天荒一場了。這場生死之戀總要這樣下去，生生世世，在某一度時空感應着。

她後來終沒有再見過他，雖然沙巴與半島只隔一海之遙。

窗前

*方 八

我靜靜地佇立窗前，側着耳，仔細地傾聽着遠處飄來的叮咚音韻；是李察·克理門的「夢幻中的婚禮」。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就被它美妙的旋律所吸引……。

那是個下着細雨的黃昏，我奉了媽媽的「聖旨」到音樂中心去接小小。

抵達音樂中心時，小小還未「放學」。於是我便撐了花傘，衝到音樂中心的屋簷下；這樣到底比呆在父親的車廂裏舒服得多了！

輕柔的音符，就在這當兒從半虛掩的玻璃門內傳了出來。對於音樂，我從不曾像這一刻那麼虔誠地傾聽。不知怎地，我老覺得有一絲傷感、落寞的情緒混合在旋律中。

「中邪啦？」小小的惡作劇寫在臉上。

「是誰在彈琴？」我瞟了她一眼後問。

「我的師姐。好好聽是不？」一臉的崇拜。

我點點頭，然後探往門內張望；我有一種想見她的衝動。

但，我失敗了。

回家途中，小小告訴我有關她的一切。她很仔細地敘述，而我也很留神地聽。

她叫潔儉；是個自小就體弱多病的孤女；她是由她的孀孀一手帶大的。她現在正在音樂中心裏教鋼琴，賺錢「報答」她的養育恩人。

那夜，我輾轉難眠。心裏老在想着她的遭遇，她的樣貌……。

事隔兩個星期後的某一天，小小哭喪着臉從音樂中心回來。

「我們家的老么今天怎麼了？」我放下報章，打趣地問。

她沒回答我，逕自走回房去。這是少有的現象。於是我走到她房門前，敲敲門。

當她把門打開的時候，她已哭成了淚人兒。

「還記不記得那位彈李察·克里門的『夢幻中的婚禮』的女子？」她一邊用紙巾擦眼淚，一邊邊說。

帶着滿面的疑惑，我點頭。

「她是我的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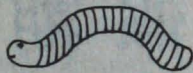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邊點頭，邊說。

「她……死了！死於血癌！」說後，便嗚咽地哭了起來。

我的心往下沉，以最快的速度，我衝回了自己的臥房。

「難怪她的琴韻裏老有一絲絲的傷感、落寞。難道她已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難道她已明瞭踏上紅地毯的日子，對她來說是遙遙無期的？」我靜靜地佇立窗前，輕輕地自問。

遠處的琴韻，不知何時已停歇了。



睡蟲

*方 八

阿蟲和我是在中學的時候認識的。

坦白說：初初認識他時，我對他反感極了。

那是讀初二的時候，我被選為班長。阿蟲嘛則是本班的新生。他老兄轉來不久後，便染上了「語文課渴睡症」，尤其是上國語課時，更睡得不清不楚。起初，老師們還會「咋」醒他去洗臉（當然是在招供了睡之因由後）

。但，效果不大；蟲兄只清醒了五、六分鐘便又會周公去了。

於是老師們便紛紛懷疑他只到廁所去打個轉就折回課室，而不會洗臉。從此，我這班長便奉了聖旨，做起蟲少的廁所跟班兼洗臉見証人來了。

原來這也沒甚麼大不了；但是，我是個女生，要整日在男廁門外徘徊總是不妥。尤其是遇到那些剛完成了「放鬆過程」的男生時，他們不是對我不懷好意的笑，就是莫名其妙地瞪一瞪我，弄得我臉紅耳赤。最糟的，莫過於撞見了正在巡課的校長，真是尷尬到了極點（所以，你叫我怎樣去喜歡他！？）。

幸好這苦差在不久後就停工了。原因是老師們對這不可雕的朽木已感絕望。

可是，一段日子過後，奇蹟出現了。

蟲已在甦醒。睡醒以後的蟲，簡直就是條「龍」，學期末派成績手冊時，這條化骨龍竟考在十名以內，你說奇不奇？！

「正正常常」地過了兩年後，這條「龍」又舊病復發再度成為睡蟲。這次睡的是數學節而非語文節。

這位男老師嘛，也利用了一些「招數」來對付他，但蟲少依然故我，睡個天昏地暗（他偶爾也有聽課的）。

年底，初級文憑揭曉時，阿蟲的數學爆冷門拿了優等。人人大喊稀奇！

記得高三畢業那一天，數學老師贈了一句話給阿蟲：「我教了你三年，你今天才睡醒」。阿蟲嘛直望着老師傻笑。

曾經有一次，我問阿蟲：你為甚麼老愛睡覺？

阿蟲的回答是：老師講書不吸引，樣子又長得「衰」，與其對着他（她）不如去找周公下棋（阿蟲是位棋場發燒友）！

七則極短篇

*伊海安

複印機

呵可有人發明複印機，抓住往心口按，心意一粒粒印在紙上？我已倦於向世人向自己解釋。我只願這麼按按心口，你若願意，請拿去我的心，看看再決定你願不願意愛我。若我心有話告知你。

衣服

明眼人若願意請看看，這個人是不快樂的吧？多艷麗的衣服穿在身上只見晦暗。人說：一個人的思想跑得太快是不行的。人說：爲甚麼你不遲鈍些？遲鈍些你便是可愛的女子。

女巫

不要在百葉窗子拉手上掛個紙袋裝東西，不然一個男人會得站在你房子露台外輕聲咳嗽。穿一條沙龍與白色背心。樓下電視機播放楊麗花歌仔戲。你房子紙袋嚙嚙走動。未幾吸引騎着拖把女巫經過，側頭——

心與心

是應該這麼樣開心一下，午夜十二時過後把歌開得稍爲大聲，歌說一生人就這麼一次，歌說我們只是寂寞。呵是是是。房東太太走去廁所，想這個女子佻是不羈，在那年輕的任性歲月，不要怪她不要怪她吧！可是良心在不開心；由於其他一些事情。不可告人之——

風魂

夜晚電插滴嗒滴嗒輕敲藍色牆。今夜月亮十七，嘴巴開始長歪。女子走向房子，路暗。走向房子，鐵門鎖着。走向房子，可有風？進入房子開風扇，風拂動，在房內游走，若魂。

狗語

今日狗讓魂走開，自個臥在馬路鳴咽：今夜夜涼，爲何我心微鬱。狗括心罵：他奶奶的今日遺失了銀行卡賠了十元換新卡！唔，大家都要熄燈睡了吧？

貓叫

空氣已涼，今日是個冷天。皮膚開始敏感，手和腳在癢，身體也癢，搔之不盡，吾忍不住呼嘯，頭頂便發啦一聲被兜一盆涼水，伊娘，冷上加冷。吾卻不敢再吼。那瘋女子，吾要的應是一盆熱水替我止癢。神經病的女子，吾就夜夜見她裸着身子在房子走來走去，害吾身上的癢進入心裏。

假期

*李狄雄

在自己的小小房間裏，背窗，我在寫詩。滿腦子的創作在紙上躍然不起，打了一個大叉，有點失望的將紙弄皺成一團。

既然寫不出甚麼好東西，索性帶點懶性，把身子重重摔在牀上，翻翻書刊，看看別人寫的作品如何了得。還有，讀讀鄭愁予的小詩。而我只會一味的羨慕和讚賞，打從心底愛上它。

良久，我依然尋不着靈感，惟有寄托夢兒了。

偏偏牆上老鐘的四個響聲打擾了我的睡意，夢作不成，唯有伸伸懶腰，拿起梳子，在大鏡前

梳梳、理理，再孤芳自賞一番。

喝了杯白開水，一副詩人的姿態，看着後院的一些草木，試圖從眼眶裏的情景找一點點話兒，再轉入屬於自己的詩篇內。而風兒總是不情願歡樂起來，像是怕我找到甚麼秘密似的，不知躲到哪兒去了。也好，就編寫一個小風不來的秘密吧。



開學

*李狄雄

今天顯得格外嚴肅，也許是開學了。

起身也起得早，不像假期的每個早上，到了九點十點才睜開惺忪的雙眼，向陽光說聲早安。

今天是第三學期的第一天，而我是下午班的學生。快到十二時了，才很不由自主的沖了個涼。

雖是放了兩個星期短假，換上白色校衣綠褲，感覺就像昨日才放學回家，看看神枱有沒有自己的信件。

梳過頭後，像是還缺甚麼似的，舉止若在找着東西。哦！是的，我可愛的校鞋跑到哪兒去了？也許就在房間，我猜想。原來真的擺在櫥底下。把它拿出來看看，鞋面有一些塵灰，像是風留下的，告訴我已快半月沒穿了。

我的感覺很怪，一會說昨天有上學；一會見到鞋上的塵灰，又覺得它已睡了好久，沒有出外走動了。

待會兒，搭巴士到學校的心情，應該依舊如往昔，苦樂參半。在校園一角，聽好友說他們追女仔的無聊話兒，還有一些無傷大雅的笑話。大家樂在一起，有許多歡笑，這就是年少的我們了。

女子

*夏綠蒂

夏天是甚麼顏色？綠色！

也是我最不欣賞的顏色，爸爸卻給我改了個綠色的名字，我甚至不喜愛夏天，可是我無可選擇，正如我沒有選擇的權利，而來世上一趟。

還是公公的儒家思想叫我心服，他告訴我說我的名字有個很中國的謎面，它是十一十一、九十九，五斗又五斗，許多人猜不中，我因為自己名字的特點，而傻氣地沾沾自喜。

其實，我出生在中秋節後的第十三天，有一年的生日還碰上中秋節；挺喜歡秋天的蕭瑟和蒼涼味道，不是強說愁，祇是喜歡低調的人生，低調的事物，紅、橙、黃、綠顏色的衣服絕少穿在身上，眼影膏通常只用紫與棕色，皮膚喜歡給曬成古銅色，愛看悲劇收場的電影，也愛看感人落淚的書；雨萍的小說，張曉風的散文是最容易贏得我心的了。

爸爸給我取個我不中意的名字，這不打緊，至少爸爸賦予一樣我頗自豪的，那是我的身高。任憑每年不少說破了嘴的人慫恿去參加全埠或全州選美比賽，我只一笑置之。反正我只愛默默地寫，孤獨地寫，得與失都是個人感受。有時候，亦有人發覺徵文比賽成績揭曉的報章上，見我榜上有名，我會有一份知遇的感激，同時，也感激爸爸，雖然他從沒有在言語行動方面獎勵，但從他欣慰的表情，從他不作任何表示的表現，已是最好的獎勵了。但媽媽卻對我的愛好不以爲是甚麼，總愛有意無意的輕蔑我那稍爲卑微的稿酬，幸好，我心裏的疼痛不曾防礙我悠然自得的興趣。

我其實也挺矛盾的，雖然天秤座個性分析沒提到這一項，可是我常不自覺跟自己唱反調，例：不愛夏天，却給自己取一個

叫夏綠蒂的筆名。一向主張對人一視同仁，卻又渴望媽媽愛我多一點，朋友對我好一些。不喜綠色，卻又迷醉於花花草草的魅力之下。

童心大作時，可以在圖書館的兒童天地裏翻閱查禮布郎；看米奇老鼠唐老鴨卡通片。空閒時，創亦舒小說，讀李碧華、愛亞的散文。消磨時間兩個最佳方法：看電視、閱報與剪報。最愛看的電視節目包括 Dallas 和 Crosby Show。至於剪報，常有意外收穫，像可收集到方娥真的小品，或是鄭愁予的新詩——「佛外緣」，心情特佳時，會特別烹飪幾道好菜以饗普羅大眾，心情欠佳，躲在房裏聽鄭美雲或三毛《回聲》的哀怨歌曲。最大願望是嫁人生子。

很平凡？我只是芸芸衆生一份子，滄海一粟罷了！

阿弟

*木子

「姐姐。」他用福建話小聲又帶點羞澀的叫我，我以為他是個害羞的男孩子，後來才知道他不是。他的皮膚有點白，笑起來時兩個深深的酒渦在頰上打轉，朋友對我說：「妳真是找對人了，他姓李妳也是，而且你們真有點姐弟像，看！他有酒渦妳也有……」有時我也認爲是的，但我卻只有一邊的酒渦，另一邊則是梨渦，有人第一次見到我笑時，驚奇的說：「多奇怪的笑臉哪！」我有個親弟弟，他卻不像我，他和阿弟（迪）（這是用潮州音叫出來的，我是福建人，卻總叫他不出口阿弟）同歲，弟弟有雙並不濃的劍眉，眉下是單鳳眼，而我卻只是單眼皮。

他相當受女孩子的歡迎，這是我最近才發覺的，小我一級的女生常來向我打聽他。他常叫我「阿芸姐」，偶爾也叫我「老大

• 歡迎多得多新人投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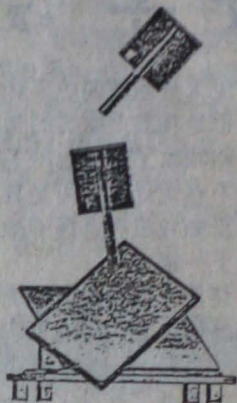


」，朋友說肉麻得緊，我想也許是的。他並不知道我的全名，雖然我的文章常在壁報上發表，他知道我最後的一個名字是「芸」，是因為他看我戴校章有我的巫文名字，我名字的第二個字相當難唸，老師常常也唸錯，我的尾字卻容易得出奇。

我知道他是和我鬧着玩的，我似乎也是如此，我老愛佔佔人家口頭上的便宜。那天，我代表他家長，把表格呈上去後，就逼着他叫姐姐。學校當局曾說「若非家長，恕不受理」，他的家長沒來，我就順水推舟的做個人情，幫了他一點小忙。到了後來在人少時，他才悄悄叫了我聲姐姐，我笑，他也笑，有人看見了說我們神經病。

其實他並不很乖，（至少弟弟比他乖）而且有點愛面子，我喜歡叫他阿弟迪，他受不了，對我說：「老大，別叫我阿弟啦，我沒面子哩。」後來我就不叫了，也不叫他的名，說話的時候就是：「喂！」有一次，我去向他收公費，他竟對他朋友說：「給家用。」我假裝沒聽到，背着他卻笑到人仰馬翻。

後來，我仍是我，他還是他，我們的故事還沒完，卻冷淡了，我知道，因爲大家都厭倦了這種玩笑。



讀藝錄

楊可均其人其畫

*符致珊

在新馬藝壇，楊可均的名字是人人熟悉的。五十年代，可均爲了追求美的真諦，而進入南洋美專進修。

可均的個子魁梧、頭腦敏捷，辦事喜歡速戰速決，不拖泥帶水。在美專時期，他的油畫表現就可見出是大刀闊斧，筆法簡練，色彩鮮明，顯示了物體形象的朝氣。因此，他常得到師長的鼓勵與讚賞。美專畢業後，他立志在繪畫藝術上發展，便到法國巴黎去作更高深的研鑽。他在法國留學多年，除了學校的正課外，又得機會窺視歐洲名畫的真跡，這正如魚縱大壑，獨得天厚。

西洋繪畫的印象派，作畫原理是重視明朗的色彩。畫家從個人的心境出發，把眼睛所看到的錯綜複雜的自然景物及光源，憑着知覺的注視力尋找出焦點，組合而成圖面景象與色彩層次的造形。在印象派之前，畫家們都在調色板上調好顏料來作畫，印象派卻脫離了古典主義的傳統題材與表現手法，而純粹地以個人眼光所看到的世界，就在顫抖的色

點中，顯示了自然的形體美。印象派畫家就是從這種經驗中，盡可能忠實地表現自然物體上的光源，利用光線在形體上所造成的效果作爲研究的指定目標。他們的自然主義於是演變成純粹是一種感官知覺上、對物象作出正確描繪的科學性的探討。印象派的繪畫是自然寫實，毫無誇張，主張以物體的明度來顯示複雜明亮及燦爛的多形感覺。

印象派從十九世紀開始出現於歐洲畫壇，這也標誌了歐洲現代畫的開始。繼承了前期印象派的各畫家經已爲群眾闡明了印象派作畫的定論，後期印象派也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如塞尚、凡高、高庚等，他們認爲繪畫不能僅是模仿外部的世界，而且要強烈地表現自己個性的自我。就如凡高畫火焰般的太陽，高掛在像深藍墨水似的天空；高庚以單純的色調，簡練的筆觸描繪出大溪地土人生活實況等，論其形色都不和自然相似。他們認爲藝術家應該是比一般人更能思考，因此，在繪畫表現上，不應該是只

能和大自然一模一樣，而必須要有畫家個人的表現手法。

隨着藝術思潮演變與進展，西洋繪畫上便陸續出現了各種流派，諸如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超現實派及表現派等等。各流派所製成的現代畫，雖已不僅止以形象寫實爲唯一準則，但在繪畫發展的進程上，仍有其必然性存在。對於現代美術，形象寫實仍具有相當的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現代藝術就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這與時代及科學的進展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爲現代人類的智育與理解能力已增強，加上受了欲望環境的驅使，以致自然地產生了一種超越的抽象概念，藝術家藉這種抽象概念，配合了個人的生活經驗加以內容形式上的組織，便形成爲一種新的創意。像這樣的抽象形式的構成，必然是包括了心理的想像與周遭環境的關係，因爲環境才是真正的造形實在。現代畫也得賴畫家個人的智力與表現欲望，配合了抽象概念的思構，作出客觀形式的肯定

* 烟城 楊可均



* 楊可均是新馬畫壇上的知名畫家，今年十一月份，他將在吉隆坡澳洲專員公署開一個畫展。

，加以顏料與筆觸的渾融，達到緩和物質感，反映出自然萬象儉樸的調子，最終使觀眾心理上獲得一種美妙愉快的感受。

現代畫的特質雖然是由抽象性的含義構成的，但卻非常重視畫面形體結構、彩色運用與空間處理的恰適。一幅富有活然氣勢、構成神妙理趣、而能耐人欣賞回味的佳品，那是有賴於畫家平時在創作技巧上的修養，且作畫時得耐心揣摩，使到畫面的流質凝固成為富有感情形意的藝術品。現代畫的意形重於度量、均衡、韻律及和諧，而這些作品，有時只能心領神會，不能予以說明。所以欣賞抽象性的現代畫，只能從其創意的基本表現技巧來體會。

可均已有三十多年的創作經驗，他由美術專科學校的基礎習作，再研究歐洲中世紀古典純潔清高的寫實畫風，加上印象派自然物象的光源彩度及立體派的統合構成等，他利用各派之間的相互關係來形成了個人的格調。可均不僅從思想內容及意識上奠定了創作方向，也把繪畫表現得更

有純潔的浩氣。在某種層面上，他很像柯羅（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十八世紀法國畫家，是使法國風景畫從傳統的歷史風景過渡到現實主義風景畫的代表人物）。柯羅的畫風就是從古雅情調主義及浪漫派抒情趣味中解放出來的。一位畫家必先具有超越思維，再以內在的感覺混雜於景物中，才会有如此表現手法。可均作畫取材廣泛，常見他的自然景物，色彩優美，尤其花卉描繪，彩度顯示適切，格調輕怡。在創作實踐中，又加上邏輯思維，所致畫面顯出三次元的遠近法來表達空間的深度，並以堅實堆積形成的量感，把物象形態還原於幾何學形體的方法，配合油刀擦壓，使之更顯出物象質感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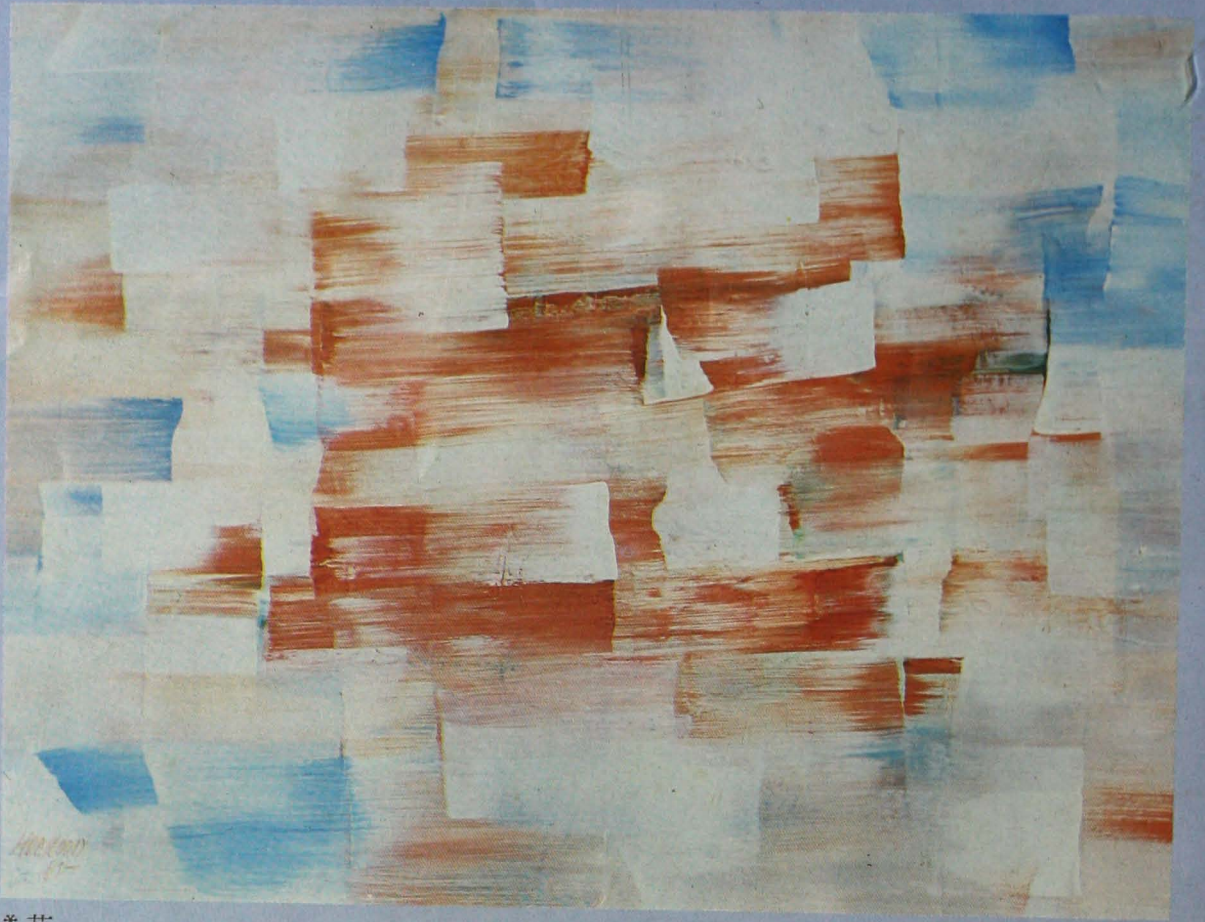
可均善於利用簡練的造形和從明朗的色彩中追求單純而有力的形態量感，這雖是一種現代畫風，但他強調形式的表現力，卻並不是為形式而形式；他的新穎形式，總是以對象和表現內容的需要而產生的。像他近來一幅大型的近作「日出」，彩色調和優

美，加上厚實油刀的技法，把物象輪廓顯得格外分明，格調雄偉，使畫面充滿了生命活躍的禮讚。

這幅畫分為三部份，畫面以深藍色為底，象征廣闊無際的天空，中間一幅卻以一道超速的白色，連貫了三幅形象成為一體，並在白色底下添上了一片橙紅色，把物象輪廓顯得分明，格調更突出，使畫面充滿了生氣。從形體哲理上分析，此畫恰如中國道家的宇宙觀。道家認為天地萬物，是「有生於無。」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這「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到天地萬物的形成，正是「抽象的開始」到「具象的結束」，而「技進乎道」又正如老子所說的「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這用於藝術創意上是可以相通的，即如藝術規律是「道」，學識修養是「德」，成象過程是「形」，感情韻律是「勢」。

可均的現代畫，不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創作上，都富有人生哲理。因此，我們可以宣稱，他是新馬現代藝術家中，一個具有不平凡成就的、智慧型的畫家。

* 金沙灘



* 花

